

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一月九日出版

國聞



中華郵
務局挂
號認爲
立券新
聞紙類

週報

第一卷
第十五期

行 矣 曹 錕



十二年十月十日竊位

十三年十一月三日被逐

目

社評(兩則).....	一輩 一得
國際聯盟與歐洲大局.....	美國 Frank. H. Simonds 著
政局大變中之上海輿論.....	蔡 受 百 譯
自治與教育.....	記 者
羨慕(小說).....	般芝齡
中國影戲新評(誘婚).....	何心冷
	一 得

名人錄



馮玉祥

馮玉祥字煥章。皖人。民國初年。充陸軍第十三混成旅旅長。征川入湘諸役。馮皆參與戰事。九年爲湘西鎮守使。十年奉吳佩孚命隨閻相文入陝。閻死。馮繼陸軍第十一師師長。署陝西督軍。十一年回師逐趙倜。繼河南督軍。同年十月任陸軍檢閱使。移兵近畿。自爲馮勢力達於北京政治之始。十二年五月西北邊防督辦。逐黎擁曹之役。馮爲有功。然未蒙遷擢。本年戰事。東北奉軍既動。馮被任討奉第三軍總司令。任熱河戰事。馮以修路便利軍運爲名。頓兵古北一帶不進。迨吳佩孚軍皆發。遽於十月二十三日回京。發主張和平電。命曹下令停戰。免吳佩孚職。自任國民軍總司令。以能治軍外人常羨稱之。

編 輯 者 言

△日來北方政局變化已見明顯、曹既去位、吳亦逃奔、雖一時難望清明、未可樂觀、但吾人以國民地位言、亦應于此時機、發表意見、關於建設改革諸端、有所闡揚、各界人士願將宏論在本報發表、本報尤樂為刊布、

△本期蔡受百君所譯 Frank. H. Simonds 所著論文、對於國際聯盟維持歐洲和平之成績、有所論斷、為極有價值之作、因篇幅過長、本期僅登一半、下期即當登完、希閱者注意、

△結婚為青年男女亟欲研究之問題、關係畢生幸福非淺、下期有何心冷君所著「到結婚的路」指示青年以結婚之途徑、特為預告、

△時裝小說編者新儂女士、因事冗未能寄稿、本期暫缺、下期當繼續刊登、

目 錄

社評(二則)

第一問題為改革軍制.....一 章
混戰後之收拾方法如何.....一 得

國際聯盟與歐洲大局.....美國 Frank. H. Simonds 著
蔡 受 百 譯

政局大變中之上海輿論.....記 者

自治與教育.....殷 芝 齡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公 展

羨慕(小說).....何 心 冷

殷格蘭之傑作 Scaramouche.....一 得

中國影戲新評(誘婚).....一 得

日本戲劇女明星來滬紀.....馬 二 先 生

燕禧秘紀.....清 廷 宮 女 口 述
馬 二 先 生 潤 色

前期勘誤表

第一問題爲改革軍制

一 革

國家第一大患何在。曰在軍隊。故建議之第一問題。曰改革軍制。此其時也。此其時也。

自時局突變以來。南北論者。往往爲總統制委員制之爭。及因襲或創造之辨。其所重者。猶是統治機關之組織。及省與國家之權限。一言蔽之。憲法問題是也。而不知中國大患。不在不能造憲。而在不能行憲。不在國家地方權限之難分。而在國家地方皆無權。而權歸於少數擁兵之軍人。簡言之。不在統一論聯邦論分權集權論之孰優孰劣。而在於集權分權兩無着落。統一聯治皆成空文。此無他。有軍人割據之事實存在也。

民國以來之北洋軍權政治。其大罪有四。使軍人掌各省民政。其行動在法律之外。一也。擴張軍隊。不受國會預算。少數人任意以私意爲之。卒之竭國庫歲入百分八十以上以養兵。而地方捐稅。尙不計焉。二也。北洋軍自稱爲國軍。其他則否。遂使北閥專全國大權。而南北軍界成敵視之勢。三也。北閥之尤負國家者。握軍權而不練精兵。受優遇而不盡職守。中國固乏軍事人才。而卽此海內有限之材。亦屏置不用。惟用私人。充其極。差弁待役。可以掌方面。裨販細民。可以握國鈞。是以北洋系一系也。而其中又各爲若干系。要之視軍隊爲財產。以名器爲私有。迭相拔擢。互爲狼狽。是以末流所極。督軍割據一省。師長割據一師。旅據其旅。團據其團。任免不受也。調遷不能也。法律輿論不顧也。是以國民雖出億兆金錢。養百萬兵。而實無一兵。其結果惟全國各處駐屯無數武裝之壯丁。共擁數十百

才劣而慾奢之人。搜刮公財。壓制人民。以過其豪奢縱欲之生活而已。此其大罪四也。抑多年戰亂之結果。此等罪惡。已不僅在北洋。西南亦然。特規模小耳。蓋護國之役以前。西南無軍。惟滇桂有軍。滇軍本節制之師。而屢經變遷。本質漸喪。桂則舊軍。其無人才無知識。等於北閥。今雖破碎。而桂猶蒙其禍。四川本無軍。今則師旅之多。甲於各省。割據郡縣。其亂猶麻。湘軍稍少。亦有數萬。粵則不下十餘萬。今之西南。亦完全軍治也。人民之苦於軍人專制。亦與北方等也。

然則將如之何而後可。曰曹吳之何覆。實解決此一大問題之機會也。何則。近日之戰。直系十餘師旅。崇朝蕩盡。長江數省之駐防軍閥。因失後援。已瀕末路。而西南因孫中山北上。亦將成一新局面。故今日者。正改革軍制之日也。一掃北洋政策。而化私軍爲國有之日也。夫近年論兵禍者。或進而謳歌廢兵。或退而只求長江撤防。前者不可能。後者不澈底。爲今之計。首望段合肥入京之後。挈全國輿論之後援。先就目前現狀。爲軍制上之可能的改革。以吾思之。第一宜廢北洋舊有之國軍名目。同時廢各省冠省字各軍名目。由各省代表會議。議決國家暫時兵額若干師。然後北起奉吉。南盡滇蜀。依國防地勢。公平分配。其超過定額者。限期裁汰之。自此全國軍隊皆列於同一編制之下。自民國陸軍第一師。以至若干師。第二立時宣布廢止巡閱使督軍督理等一切非法官職。並於息戰之日。廢總司令司令等名稱。所有軍政。歸陸軍部直轄。凡師長以上罷職軍官。調

將軍府。而擇其優者。組織軍事參議院。使之參預軍政。邊防要鎮。則以全國代表會議之同意。特置監軍大員。第三。京師衛戍。宜議決兵額。選南北各省精兵共任之。多數軍隊調至邊防區域。以上三者。破南北界限。廢駐防惡政。創國防初步。謀軍事統一。斬割據亂源。防循環戰禍。皆目前之計。為必要之圖。俟大局粗定。然後政府人民。進一步為軍制上永久之設施。其詳今姑不論。或曰。子之望奢矣。其如事實扞格何。曰。不然。以上所云。可為固為。不可為亦必為。況今之統帥為段。段自有此志者。南方為孫。亦必

混戰後之收拾方法如何

兩月以來。南北混戰之時局似將過去。收拾整理之方。不容不加研究。此盡人所能知。能言而無由着力者也。記者以為曹吳既去。直系之勢力已倒。雖有餘燼。勢難復燃。惟倒直後之辦法如何。宜加審慎。前此諸役。皆於敵方潰敗之後。即高唱昇平。而不思講求治理。是以前難甫已。後患已伏。循環更演。以迄於今。

武力政策之不能統一。各方當已有覺悟。放棄武力。首宜裁兵。蓋今日之兵隊既不足以對外。則養兵適以耗國生亂。歷年雖有裁兵之言。然徒以割據爭雄之勢已成。彼此各存猜忌。能言而不能行。今當剴切申勸。使知擁兵者未必能保存地位。歷觀各方倒戈者。皆出於同系之人。其故可長思也。能實行裁兵。則不但兵禍可減。財力亦可因而有舒裕之機會。

同情。而北方討曹之主力軍。奉張屢宣布不干中央政治。馮胡宣言須打破僱傭式體制。則凡此必須之改革。當然可得其提倡。西南諸省軍人。要之多受新教育者。其必不阻礙大計。可斷言也。是以今日者。有可為之機也。必此事告一段落。而後憲法問題可得而論。各省民治可得而施。且第二第三以及無量數之內亂。可得而防。而此次討曹戰爭。始有歷史上之光榮與價值。勉哉國民。其速圖之。

一得

兵禍之原因。固為武人爭地盤。而實際上乃因生計困窮。惰民游手。羣趨於政客之一途。寄食者多。且肥瘠不勻。於是黠者恣為挑撥之術。利用武人之勢力。以自遂其操縱劫奪之謀。此證諸往事。不勝枚舉。其例者也。故裁兵同時必須裁官。杜倖進之門。絕苞苴之路。國體共和。豈宜更有親貴各省將帥。不許濫引私人。

右舉兩事。固卑之無甚高論。然而必此次首功諸人。能以身作則。樹之風聲。庶可以洗心革面。昭示天下。而不然者。羣雄角逐之兵甫解。政客包圍之勢又成。敗者潛伏羽翼。勝者遍佈爪牙。欲攫全國之精華。以收為一人一系之所有。必至民怨叢集。禍患再生。直不旋踵事耳。反直系諸軍中不乏賢豪。且多飽經變故。或亦有味於斯言耶。

國際聯盟與歐洲大局

美國政論家西蒙士著
蔡受百譯

西蒙士氏(Frank H. Simeonds)爲美國著名之政論家。于歐洲情勢。探討入微。而尤能以客觀之態度。不出偏激不公之言。故其論調。能得多數人士之同情。前已譯其對於倫敦會議之評論。茲續將其對於國際聯盟之意見。譯述如次。

(一)國際聯盟之新趨勢

前當倫敦會議已有相當之成功。其議定書已經法德二國國會通過批准。道威斯專家計畫已由德國承認施行之時。余于倫敦會議。曾有所論列。而今此舉已成明日黃花。目今吾人所最當注意者。則爲九月一日起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之國際聯盟議會。此爲最近國際間最大之集會。亦爲歷來國際政治會議中之最有實力者。距今一年前。在日內瓦亦曾舉行一度國際聯盟會議。吾人當猶能憶及其時意大利忽有占領希臘哥甫島(Corfu)之舉。于是舉世目光。多集于意希問題。而日內瓦之事。反不爲人所注意。此亦半由于其時列強派往該會之代表。多非國內秉政之總揆。故易啓入輕視之心也。

今年之國際聯盟議會。氣象已與前迥不相同。與會者皆爲各國之總理或首相。英之麥克唐納。爾法之赫里歐。皆爲會內之中堅分子。結果該會竟成爲英法宣傳維持世界和平大問題之機關。歷來英法各國對於國際會議。口頭上多好作讚揚稱頌之語。願努力贊助。以觀其成。而實則不加以絲毫之注意。而今則態度一變。英法皆已除去其假面具。不復以浮詞相尚。且參預此會者。多爲列強之總揆。此已足使日內瓦會議。聲價驟高十倍。尙有甚者。赫里歐及麥克唐納。爾當鄭重聲明。謂世界和平與裁減軍備二大問題。此後必須由該會討論。若此問題將來果有解決之一日。則解決之者必爲該會。而非別種政治機關。此言尤足使該會吸引世

界人士之注意也。

以前柯立芝總統。嘗有非正式之提議。謂裁減軍備問題。可于美國舉行一會議以解決之。其時英法二國。對此曾明白表示反對。謂此類會議。不但必須于歐洲舉行。且須與國際聯盟機關聯絡進行。不可捨之而另開局面。故美國欲在華盛頓開一國際會議之想。已成泡影。蓋英法不願赴美。作移樽就教之舉。而欲美赴歐洲以就之也。

日內瓦會議之與會者。多爲一時政治界內最重要之人物。故有人推該會爲歐洲復興之基礎。實則吾人亦不當過于樂觀。此會表面視之。未嘗不光華燦爛。而實則根基亦甚脆弱。麥克唐納及赫里歐。究祇居各國代表中之少數。且二者無時不可爲其國人所反對而被推倒。若彼等一旦地位搖動。則其所抱之政策。亦將隨之以俱逝。且歐洲今日互相標榜之大主義。所謂世界和平。或終爲人類之夢想。此種主義之實行。或終在世人能力以外。則與會諸公。將徒見其心勞日拙。而一無所成。雖然。以余觀之。此次日內瓦之會議。在最短時期內。至少足聳世人之觀聽。其勢力之偉大。當超過以前任何種國際會議。此則一無可疑者也。以前之國際會議。對於政治方面瑣細之問題。間或有所貢獻。而對於底定歐洲大局方面。則吾敢謂其一無結果。此蓋因歐洲各小國對於此機關。雖屬望甚殷。而各大國則始終不信國際聯盟機關。可解決歐洲之大局。但而今凡此輕藐之態度。各國已皆捐棄無遺。今日世界唯一最重要之問題。即維持世

界和平。而國際聯盟。即世界各大國公認爲解決此大問題之唯一機關也。

此種新趨勢。於美國亦有甚密切之關係。赫里歐及麥唐納嘗明白宣布。謂歐洲不願再見華盛頓會議之發現。無論何種國際會議。此後若非在歐洲舉行者。彼等皆不願與聞。以前歐洲各國。嘗力勸美國加入國際聯盟。以共襄大事。後美國迄未加入。彼等對此。嘗多所譙讓。但今日之歐洲。一方面固仍勸美國加入甚力。惟因美國之躊躇不前。彼等已急不暇待。先在日內瓦舉行一會議。此可謂爲一種嘗試。至於美國究能加入否。彼等既不能以力強迫。亦祇可聽其自然矣。

歐洲各國此次對於國際聯盟態度之變更。于美國內部。必將有甚重大之影響。將來美國對於加入國際聯盟。一會員之問題。以余視之。必將引起其國內甚重大之爭執。以前歐洲列強。對於此會議本行雲流水視之。故美國態度之淡漠。乃一順理而無可驚異之事。而今之歐洲。即假定其未必有趨向永久和平之決心。而其希望作短時期休戰以恢復元氣。固無可否認。若歐洲各國。決意以討論歐洲改造問題之重任。授之日內瓦會議。各遣國內之重臣。赴此瑞士之名城。討論此重大問題。同時并邀德國加入。而一方面仍繼續反對在國際聯盟機關及歐洲以外之地。舉行任何種國際會議。以討論世界和平及裁減軍備問題。則其時美國若猶置身事外。其地位將與以前絕不相同。將不免引起世界之驚奇。此乃顯然之情勢也。

歐洲之諸小邦。及其國內具實力之政治家。自國際聯盟最初創立以來。即深信該會可以解決歐洲混擾之局。自彼輩觀之。解決時局之一綫希望。即在此會。而今即英法諸國。亦皆作此想。且彼等之信賴。並不在美國

之可加入。而在此會之本身。至於美國。即永不加入。或竟於此會結束時。態度。皆非彼等所計及也。

由以上所述。可知此次之國際聯盟議會。至少在短時期內。已成爲一具有真正實力之解決時局機關。而美國對於加入該會問題之討論。必將引起一番紛擾。吾人可拭目以俟也。

(二) 英國對於歐洲大陸諸國之態度

此次國際聯盟在日內瓦之第五屆議會開幕後。最可注意之事。厥惟英國首相麥克唐納爾之演說。此演說之本身。將在歷史上佔一重要地位。因在該演說內。澈底表露英國及歐洲大陸諸國對於維持世界和平之意見。已絕對分裂。此後將由此引起無數爭端。其結果如何。正難預測。麥克唐納雖爲工黨首相。而其所言。確可代表全英國之意見。絕無黨派思想。彼慨然宣布。謂任何國家。若因謀其地位之安全。而以武力作後盾。互相結合。此實爲世間禍亂之泉源。英國將極端反對之。彼謂各國當泯滅一切猜忌。以全力信賴國際聯盟。此方爲謀國家地位安全之正當途徑。此說一出。足使歐洲大陸諸國之代表。駭詫萬分。因彼等對於戰爭之慘酷。印象之深。彼等之土地。曾受此次歐戰之浩劫。彼等之邊防。曾爲敵軍蹂躪不堪。如此利時。受戰爭之禍。尤爲慘酷。如波蘭及波希米亞。自大戰內協約國戰勝後。使之數百年來受異族壓迫之痛苦。今日復有舊恨重提之概。此外歐洲各國。鑑往察來。亦無不慄慄。懷朝不保夕之心。故亦無不汲汲于聯盟結約。以互相保衛。而麥克唐納爾于此時忽出和平息爭之議。自足令彼等錯誤萬狀矣。

英國與歐洲大陸諸國。對於維持世界和平之意見。兩相懸殊。此新起之爭端。不知于若干月或若干年後。方能告一結束。余以爲吾人對此爭執。

當抱客觀態度以評論之。當知此並非新舊道德。或唯心論與實物論。或進化派與復古派之爭辯。可憑一己之見。以忘肆譏評。須知此種爭執。乃由於二方面所處之環境不同而起。係數百年來逐漸醞釀而成。並非一朝所偶然發生者。英國因其天然地勢之適宜。孤懸于歐洲以外。得免各國之侵擾。故其態度從容不迫。歐洲大陸諸國則不然。彼等共集于一洲。而互懷猜忌。故無國無時不有被吞併或侵擾之恐慌。自歐戰所來。此種情勢益為緊張。故其對於維持和平問題。惴惴不可終日。態度之惶急。與英國迥不相侔也。

溯英國祇九百年前。曾一度為諾曼人所侵擾。此後即永永無受外間壓迫之事。迄今世界各國。更無有可併吞英國之魄力。且亦無國家。如法國在拿破崙時代時。對英懷蠶食之心。英國目前之地位。可謂安如泰山。其將來受戰爭禍患之危險。並不在任何國家直接向英宣戰。此乃不可能之事。英對於戰爭之恐慌。在歐洲或世界任何數國之聯合。而向英宣戰。蓋英之國力縱強。終不能當數強國之戰鬥。但此乃飄渺之理想。英國無論如何。其本身地位之安全。終可謂不生問題也。

英國之地位既安如磐石。不懼歐洲任何國之侵擾。則其對於歐洲之各種問題。當無所容心。顧彼對於維持歐洲和平之問題。則又異常關切。此究何故乎。一言以蔽之曰。歐洲政局之混擾。足以影響英國對外之商業。且足以擴大其國內人民失業之恐慌也。歐洲大陸諸國。無日不汲汲于尋得一安全過活之道。而英國亦深望大局平靖無擾。其目的相同。而其達此目的之方法。則完全不同。歐洲諸國所採之方法。為互相聯盟以自固。英則認此方法為導亂之源。且歐洲國之戰爭。究於英國無直接危險。故此後若有類于歐戰之事發生。英國將不願加入。以犧牲其人民。且於

貨財方面。亦不願再有所貢獻。故英之政策。為無責任的維持和平。彼之取得和平。蓋不願以生命與財產為代價者也。

英之態度既如是。故麥克唐納爾在日內瓦所建議之政策。為強迫的公斷制度。使世界各國。共訂一盟約。凡百爭點。皆由公衆裁判。彼同時又反對以武力為後盾。用霸道以強迫此種盟約之踐行。氏勸歐洲大陸諸國。對於此制度。須有堅強之信任心。嘗力稱此法之妥善。以為歐洲諸國。若欲保持一己之安全。還不必心勞日拙。以互相結約為能事。最佳之方法。莫過于信任此公斷制度。賦國際聯盟機關以實力。則一般野心之國家。自貼伏而不敢有所滋擾矣。

當一九一九年時。法之克萊孟梭。曾與英之路易喬治訂約。由英國担保法國及比利時之安全。但此次麥克唐納爾則宣布。英國願將前議打消。且議凡此類互相性質之條約。如法比波蘭捷克間之協約。如羅馬尼亞及波蘭間之協約等。皆在英國反對之列。在英視之。此種協約愈多。則前途之戰亂亦愈多。故嘗力勸諸小邦。勿托彼等之命脈於此類協約。而當奉公斷制度為護符。余於此當再鄭重聲明者。即此仍為英國一己之見解。其所以有此見解者。無非受其特殊環境之影響。英立國於島上。具歐洲唯一之海軍。其四隣無有足與之為敵者。彼對於未來戰爭之恐慌。祇在各國之聯合以抗英。此又為極難實現之事。故英之所關懷者。非安甯問題。而為和平問題。非在異邦侵略之下。保持其命脈之問題。而為發展其生活狀況。維持其商業流通之問題。彼對於受國外侵凌之痛苦。腦中無纖微印象。故有採用正當方法以息爭端之議也。

設英國公斷制度之議。竟不能得公衆之同情。則歐洲任何國家。無時不

可有侵擊或被侵擊之危險。但此于英國國內之田廬工廠。仍無直接損害。英國仍能用其海軍以自衛。此觀於一九一四年。德國不顧一切。逕占比利時。直驅巴黎城下之時。英國仍能從容應付。即可知矣。但英對於法之安甯。若允加以担保。一旦法若受迫。英允出而相助。則德若反對此約。英將平添無數糾葛。且德國若野心未絕。繼續擴充其國力。則法德之閥。終不能免。其時英國因條約之束縛。不得不出而助法。又如將來德若不忠實履行道威斯計畫。法若復出占領魯爾之故技。其時英即反對此類舉動。而因德國用武力抵抗之故。將使英不得不遣兵至法以助之。此豈非自惹煩惱。而謂英願之耶。

綜上所述。英之所謂公斷制度。乃一種負最低度責任。得最高度保護之政策。或謂英之此種政策。全出於自私自利之心。但以余視之。若將道德問題牽入。則將使此種情勢。益為錯綜。非所以說明之也。平心而論。英之此種主張。實為生息於島上。擁有强大海軍之國家所應有者。換言之。無論何國。若居英之地位。亦將有此主張。英在近數百年。從未有被外國侵擾之事。前已言之。戰爭在英國為一遣兵出外迎敵之問題。而非在國內邊防拒敵侵入之問題。英當歐戰時。已感受無限痛苦。迄今餘痛猶在。則其採用此種政策。尤非一無理由者矣。

英嘗與德俄合以攻法。與法合以攻俄。與法俄合以攻德。凡此皆百年以內之事。但此皆暫時且出於逼不得已。英從未根本贊成助德以攻法。助法以攻德。或助俄以攻任何國家。互相聯盟之事。在英視之。不過係一種

臨時應付巨大危險之方法。若此險已過。彼即立作脫離關係之想。又這規將來。別有所圖。以為近年來英國牢不可破之態度。證之英已往之行動。歷歷可見者也。

美國之地位。與英止復相同。其與歐洲之閥隔。且較英尤甚。故美國對於歐洲政事之意見。與英常不謀而合。麥克唐納爾在日內瓦之演詞。不啻代美國聲明其不願加入國際聯盟之理由。質言之。即美國不願多一層束縛。以兵力貨財。担保歐洲各國之安甯也。英美對於歐洲大陸諸國之意見。既相差不遠。而美對英與英對各國。其態度亦復相同。歐洲大陸諸國。多稱英富于自利心。而英之稱美。亦與歐洲之稱英。同一聲口。實則美對於維持世界和平之熱心。並不後於人。亦嘗竭盡己力。以謀和平之實現。惟亦與英相同。不願以生命財產。為尋得和平之代價。此蓋因二國之安全。皆不生問題也。

英美間唯一真正之異點。即英國祇有形體上之安全。不至為別國武力所侵凌。而美國則此外並有經濟方面之安全。歐洲之大戰。固可使美國人民之生活。發生紛擾現象。或竟足使人民感受不安。但此外即不能使之更有所影響。而英國則大不相同。一旦歐洲發生戰事。其主顧購買力之消滅。及供給糧食諸國家生產力之低弱。足使英國商業停頓。市面蕭條。數千百萬工人之生活。發生恐慌。故在麥克唐納爾以前英國之各當局者。對於歐洲和平問題。無不極端注意。甚有担保法比安甯之舉。俾彼等可從英之意見。以謀歐洲之和平。即今日之麥克唐納爾亦仍抱此主

張。此所以有公斷制度之提議。吾人須知英國之所以有此主張者。並非出于高遠之理想。或其文化超邁各國。故各國所不能行者。英獨能提出之。此實由於其本國之利害關係。為環境所逼迫。本其九百年來未受侵

擾之歷史。及屢次歐洲有事。英國不能置身事外之經驗。故有此主張也。

(未完)

政局大變中之上海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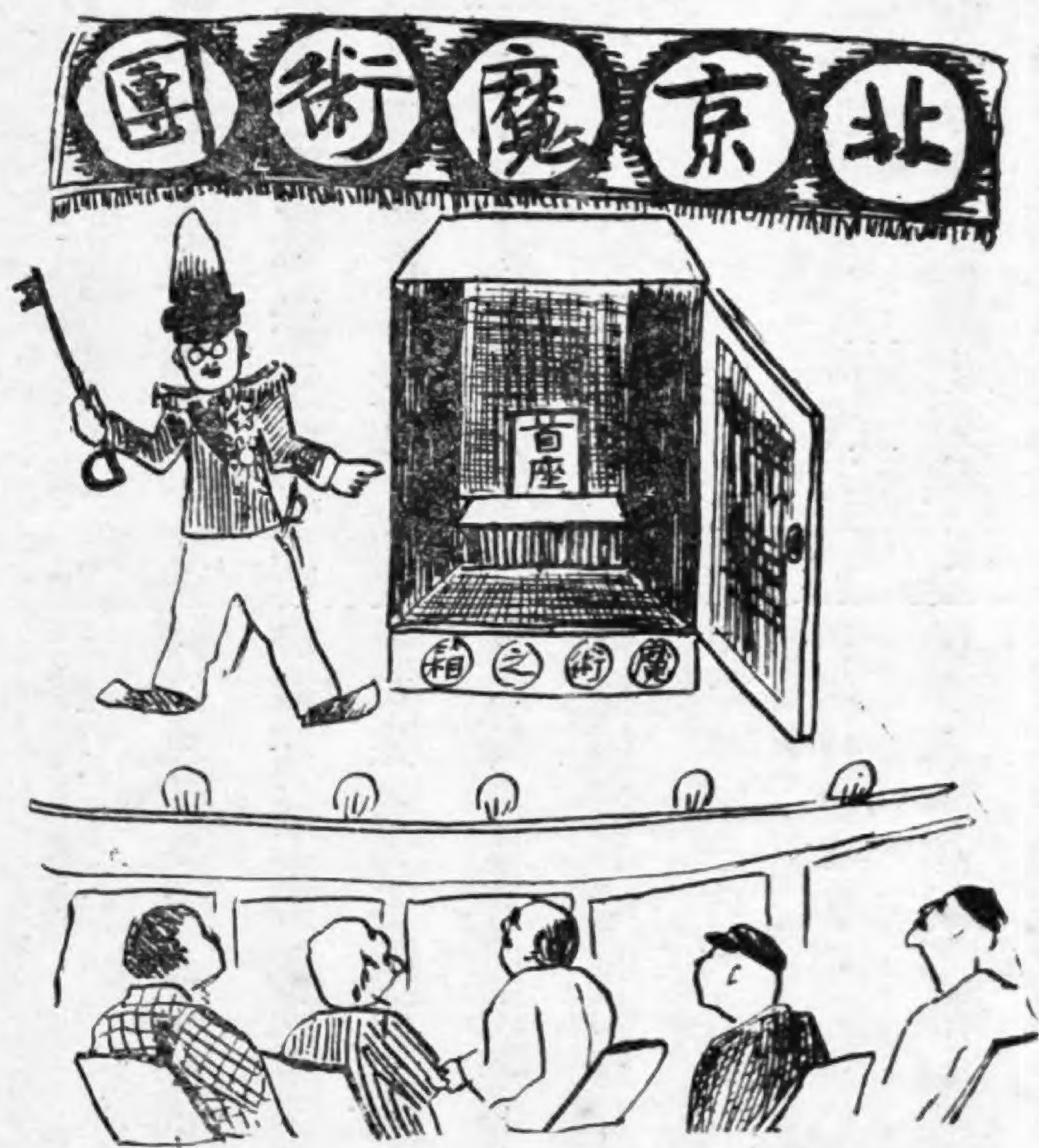
記者

▲全國民意之縮影

自討曹軍興。而輿論界遂成波譎雲詭之奇觀。京津兩地在曹吳勢力之下。檢查新聞。扣留報紙。軍人固濫用威力。文人亦仰承鼻息。舍一二外人主持之報紙。不畏強禦外。餘則無不稱頌曹吳功德。『國軍』『逆軍』大書特書。戰事消息。諱敗為勝。迨馮軍倒戈。京局一變。而向之被拘被禁者。悉得恢復其自由。向之歌頌曹吳者。又轉而迎媚馮氏。新聞記者之人格。掃地以盡。而輿論之價值。亦為之減色不少。惟上海報紙。託庇租界。言論較為自由。討曹論調。惟於此中見之。雖間有一二報紙。袒護曹吳。而終不敢直捷爽快稱賄選之是。此可見直道在人。不容諱飾者也。京局陡變。輿論更見活躍。善後問題。尤待磋商。用輯數日來滬報主要論文。以見真實民意之一斑。

▲馮玉祥之行動 馮氏入京。轟動耳目。然

不於入京之日。即行驅逐曹錕。解散國會。以彰賄選之罪。時論頗惜之。而首致懷疑者。乃為討曹最力之商報。商報之言曰。馮玉祥入京後。一則迫



曹下令停戰。二則迫曹下令懲吳。三則迫曹向國會辭職。是既承認其為總統。復承認偽國會有接受曹錕辭職與否之權能。天下古今之為『古迭達』行動者。無如此之滑稽者也。夫馮軍回戈入京。僅有政治理由。可

為自己站足地步耳。政治理由者。即曹錕得為總統。出身本不以正。亦為國民或軍人所憤疾。而此次窮兵。則以武力維持其出身不正之地位。此軍隊所以無服從曹命之義務也。若然。則倒戈以後第一事。即應聲明不認曹為總統。即應以天下厭惡之理由。迫之使退。或拘繫之。以待國民會議組織特別法庭而審判之。一方則對於同惡納賄之國會。即應糾問其責任。根本不認其地位。如此方為有意義之舉動。而庶幾可號召天下也。若既臨之以兵。而復迫使下令。聽其用總統之印。出總統之名義。停止戰事。解除吳佩孚軍職。

一切辦了。而後迫令向國會辭職。俾其以通常方式自退焉。如是則曹錕海陸軍大元帥之職權。由馮玉祥言。固絲毫無損。然則馮玉祥又以何資

格可以不服軍令。不進反退。而統率軍隊以向北京進發。故馮軍入京後。萬無可再認曹錕爲總統之理。不然。其自身且先爲『叛將』也。(中略)揆馮玉祥之意。似亦天良偶發。羞惡未泯。以爲賄選一舉。已實功臣之一。今欲去曹斥吳。唯有從中外普遍厭戰之心理上。做文章。祇將賄選一幕。隻字不提。而唯以黷武罪名。悉推之吳佩孚身上。既去吳職。則第一目的達矣。而曹吳不可分者也。吳去則曹無能爲。令其自動言辭。則逼宮之惡名不居。而去曹之目的亦達矣。既去曹。則自身成爲創造時局之要人。與奉直戰後之吳佩孚地位相埒。『脫穎主義』之目的亦達矣。夫如此者。爲馮玉祥計。誠巧不可階之妙計也。(中略)若爲國民的見解。評此役之價值。上述之消息。而果確者。仍是曹家門內之自閹。武人爭攘之慣技而已。』

▲吳佩孚之末路 吳佩孚回津。而奉軍即進佔灤州。識者早料其無能爲力。赫赫一世之軍閥。固已趨於末路矣。迷信武力統一者。對吳之敗。深致惋惜。殊不知無所用其惋惜也。中華新報有簡捷之論曰。『吳之最後奮鬥。就私人出處言。或可目爲倔強。而根本誤謬。無可取原。何者。吳所標榜者。擁曹也。而曹實國民所共棄。吳率國庫所養之兵。欲使爲曹錕犧牲到底。且延長戰禍。擴大範圍。則吳特忠於曹耳。非忠於國民也。使吳所擁者爲合法之良政府。則吳之態度。必得國民之援助。乃吳所擁之人。適國民所無可承認而必欲去之者。則吳愈奮鬥。愈獲罪於國家矣。吳亦不幸之人哉。』

▲曹錕罪已下台 曹錕不勝馮玉祥之逼迫。卒於二日下午宣佈辭職。發表罪已通電。而此禍國年餘之賄選總統。即此下台。曹氏之倒。固足以快人心。然尙能容其用此方式以下台。殊不足以明賄選之罪。商報對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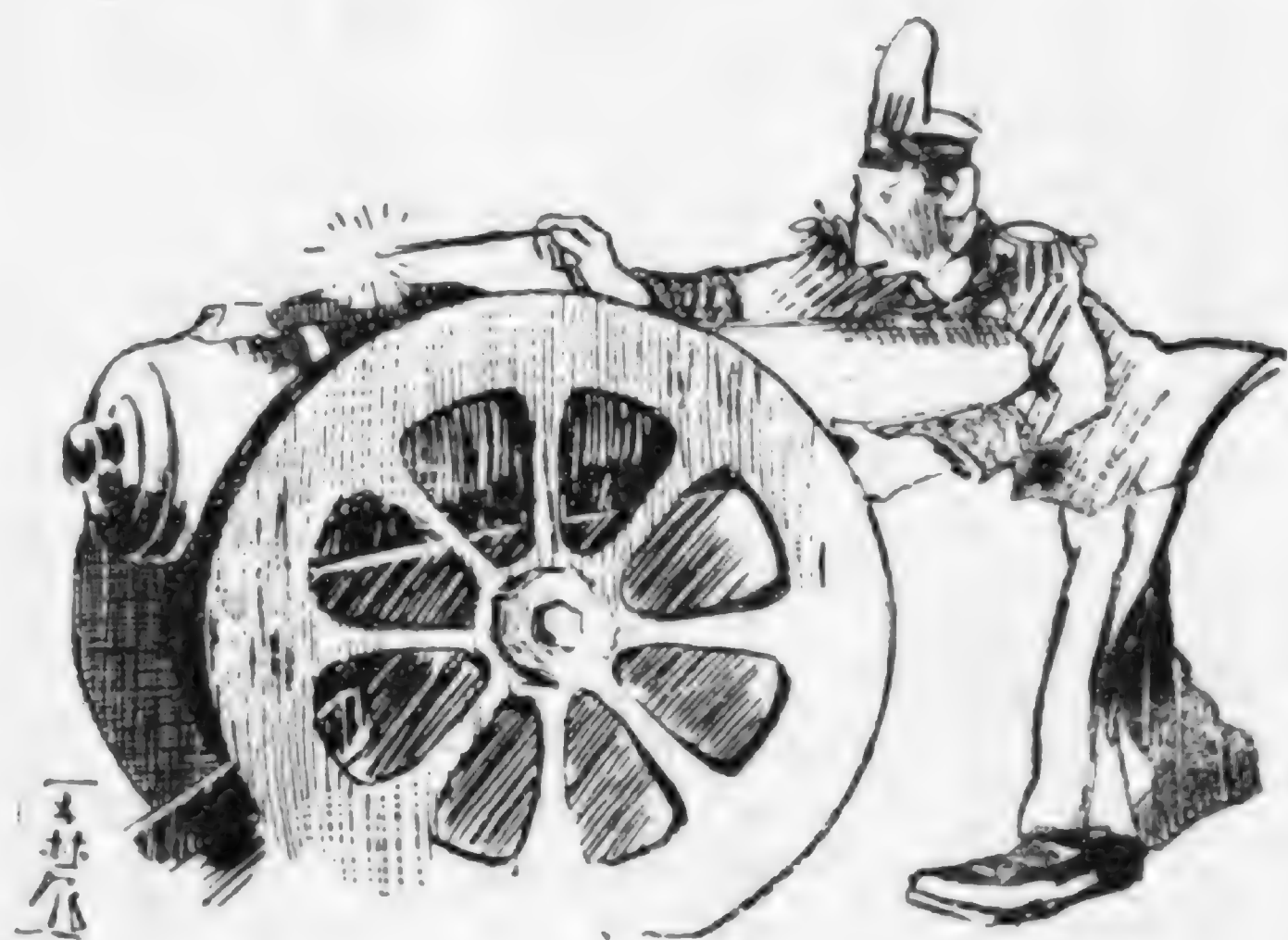
指爲討曹目的並未貫徹。其言曰。『共和國。重在法律。而官公吏之瀆職。科罰尤應特嚴。國民之反對曹錕而不認其爲總統也。非惡其在位不職。實以其出身不正。故倒曹之舉。若僅爲總統賢愚問題云爾。則黜之退職。斯亦可矣。今則種種詭謀。種種惡弊。人壽物證。昭然森列。律有專條。罪在不赦。當其勢窮力蹙。猶復聽其從容自辭。而曾不逮付法曹。依法審判。則討曹軍隊之捨命沙場之上者。甯非無名之冤鬼乎。奉浙討曹軍之出動也。一則曰伸國法。懲奸回。二則曰必元兇伏法之日。始本軍解甲之時。凡此皆憑藉國民之公憤與國法之名義以行之者也。今下令罪已。依然竊總統之名以行。此豈國法乎。任其自退。不加刑戮。此豈國法乎。罪犯自首則末減。非所論於亂國之罪魁。國事犯之安全應予保障。非所論於賄賂之宵小。苟如此而以爲大功告成焉。此亦不過反直派之勝利而已。國家真有正義。不應聽曹錕逍遙於法外也。』商報此論。實足代表正義派之主張。而非貪求苟安者之所願聞。然曹錕既倒。勢力垂盡。即曩昔稱頌直系武力有『兩次戰功八省地盤』之時。事新報亦起而主張課問其責任矣。其言曰。『曹錕以賄選竊據總統者一年。其去乃仍出於通電辭職與罪已。却絲毫不負賄選之罪名。亦並不受國民之裁判。在今日法紀蕩然之中國。或亦應有之現象。但不知馮胡諸人甘冒不韙。不於此時糾正其過惡。而仍學家奴逐主之故技。是真不知所爲何事也。(中略)曹錕以賄選得位。本爲非法總統。人又昏愴。倒之宜也。馮胡諸人既倒曹矣。爲何不訴其行賄大罪。一任其罪已辭職了事。於時局之糾紛無所補益。徒增自己一再逼宮之罪名。謂如是而能解決政治軍事諸問題。則吾斯未之敢信也。蓋國民所厭惡者賄選。今行賄之人逍遙法外。受賄之國會巍然獨存。國民心理未轉變。即政治無清明之望。則此次政變所受之種種

犧牲。盡枉冤而無所取償矣。」

中華新報論曹錕覆敗教訓。其言頗覺切當。略謂「此役也。其足教訓武人者有二。其一領袖武人。應自度德量力。勿發野心。蹈曹錕覆轍。其二則一般武人。勿更效曹黨所爲。擁戴其首領謀大位。而自取覆敗是也。今於曹錕吳敗之時。首願警告戰勝者之武人。凜然於大權之不可弄。及民意之不可欺。自今而往。應安本分。守國法。本輿論。以縮軍。還政權於國民。然後地位可保。尊榮可長。抑此役又有大足教訓國民者。亦有二。其一正義之必伸。其二事前放任之損失過巨。是也。夫曹錕必敗。人人皆知。然當其膨脹之時。國民未嘗早抗之。賄選之役。國民未嘗強阻之。遂令彼等誤信大位之易取。人民之可侮。遂肆無忌憚行之若素。曹倒雖可慶。然而彼一起伏間。使國家人民蒙億兆損失。西迄川蜀。東盡蘇浙。東北至內蒙與京畿。一年之內。悉成戰區。人民毀產殞命。百業停廢。而戰事猶至今未已。浸假而延及長江中部及西北一帶者。則已莫得而挽回之也。夫以國家財政與人民經濟言之。此役之犧牲。已屬其負擔力之極限。假令殘餘武人。不覺悟如故。國民之事前放任亦如故。焉知無第二曹錕。則焉知無第二大亂。其敗雖可必。而國家人民更安有可供其犧牲之物耶。」

▲賄選國會問題。賄選國會之當解散。無待深論。然北京國民軍對於國會問題。游疑未決。尙有依然持法統之說。謀使該會選總統者。真可怪

迷 信 武 力 之 結 果



也。中華新報有文以闢之。曰「曹政府應討之點多矣。而以法律上言。惟以賄選之故。始有此次之師。且全國人心所最痛惡最鄙夷者爲賄選。而討曹諸軍之最大理由。亦爲賄選。然則果戡亂建國。則此事不可不究也。明矣。然賄選非一方之事。施者曹黨。而受者議員。向使多數議員能拒曹賄而盡已職。則曹無由僭位。雖無今年之戰可也。就理論言。今年東南東北人民之犧牲。軍士之喪亡。國家經濟之損失。皆去年賄選一幕之賜也。是以戰後之第一義。在必須明此舉之是非。(中略)吾之言非特惡於捧曹議員。以爲其罪在一切上也。今之國民軍人。亦當口捧曹分子。則吾人固不能一面許軍人自新。而一面僅罵政客該死。不然。欺軟怕硬。非公論也。是以吾人不倡審判賄選之說。僅簡單主張應宣布停止去年參與曹錕選舉會者之議員職務。以此恢復中國代議制之信用。彭去年曹黨之罪惡。且解放議員俾得入自由活動之新天地。夫大多數議員既停止職務。則北京國會失其存在。然後由一種國民會議對法統問題下一最後之斷案。蓋臨時政府對此無最終決定之權。故須決之全國。以吾度之。此爲最允當不易矣。」時事新報亦有論文曰「不論北京局面變到如何。曹錕必不能不去。此固一年以來。大快人心之事也。但曹錕之去也。以行賄。則受賄者應與同罪。乃自反曹者盛唱討曹以來。獨未聞有聲討國會之語。今曹錕去矣。而國會尙巍然獨存。是徒貽同罪異罰之譏。且大以除惡務盡之義。民國十三年以來。每次大亂。必以國會爲之禍

根。人民之厭惡此輩議員極矣。而終無法以去之者。則因軍閥常利用此輩。以便其私。而此輩亦未曾有彰明之罪證耳。獨至去年受賄選曹。誠可謂天誘其衷。使此輩飲毒自殺。此固由於罪惡貫盈。已無復偷活之希望矣。

▲政治善後問題 商報對於善後問題。陳述其最簡單之願望四項如下。『其一。掃除須徹底。凡為全民意向所鄙夷而痛恨之各種勢力各種體制。應盡量摧陷廓清。勿使稍留痕迹。故第一。賄選國會應令其停職。第二。現內閣應令交出政權。全數下野。第三。巡閱使督理等等屬地主義的軍職。應悉數革除。第四。善後會議應製成關於裁兵或改革軍制之方案。徵現役軍人首領之同意。要其明白回答。矢誓遵從。其反對者。以國民軍討之。至於曹錕之應驅逐。更不待言。其二。勿抄捷徑而怕走迂道。已往種種之過誤。大抵皆起於求速而畏大更張之一念。譬之清除家室。僅拂拭而不滿漚。不久必仍積垢於其上。今當痛苦經驗之後。亟宜覺悟。勿再憚勞。例如國會與憲法問題。各方何嘗能滿意於現有之偽制。然尚有主張保存賄選國會者。其意以為召集新議會。必待制定根本法。故解散非難。而造國會則難。造國會非難。而造法則尤難。以吾人所見。此等無可避之麻煩。大家應擔當之。若干預備期內之時間。大家應忍待之。其三。今後應衷誠的歡迎新的方面之分子。譬如善後會議。既已主張請孫中山及西南政治家加入。但段張諸氏應不僅歡迎孫中山之人。而尤當容納其理想。中國既建共和政治。決無回歸退化之理。則現代政治應如何施設。決非舊式軍人所能理解。若復以戰勝者自居。以賓客視人。軍閥官僚。如塗塗附。東漢西綴。敷衍一個方案。則掃除之役未竟。必又有空前之大革命。隨其後。中國之病。非多多注射新血清。難期健全之永保。此各方應有之

覺悟也。其四。武人應知武力不復可長。恃而誠意謀自。新失職之政客官僚。應知戰爭非為爾輩彈冠作過渡。慎勿乘機以攫權位。國民當知障礙已去。惡勢力已除。應將大家所欲陳說者。儘量以謀宣達。作成方案。而努力要求其實現。愚平居嘗謂中國之公私團體最懶於講話。亦最勤於講話。往往湊勢附熱。則爭響競喧。而國有大疑。轉相顧結舌。中國雖無國會。猶有省議會。猶有職業單位之各種團體。如何不問本地方公意。而單獨的或聯合的表示對於政治之意見耶。』至目前收束軍事自為第一要義。堪當此任者。時論認段祺瑞為最適宜。商報之言曰。『段氏過去之政治生活。雖不乏『錯誤』之痕迹。而其人簡靜堅毅。能剛能廉。在北方軍人中。其所以異於曹錕一流人物者。為其有公人或政治家之氣度。而不奔走於現實的私利。其所以異於馮玉祥等諸人者。為其有抱負。有志願。即知即行。絕不以擁有名號為滿足。其所以異於吳佩孚等諸人者。為其見解較明通。識度較恢廓。能略諳政治趨勢。而非絕對頑固。欲返中國於帝皇或科舉時代之面目。故其左右親暱。雖有聲名狼籍之輩。而社會對於段氏。始終寄以相當之尊視。以閉戶誦經之閒人。而隱然繫各方之重望。蓋非偶然。平心而論。段氏雖未必遂為適合現代之理想人物。而以之收拾紊亂狀態。主持過渡期間之局面。則一般公平論者。所共認為適當之人物也。』新聞報評論。以為曹果推倒。收束正難。言曰。『時局似已漸近收束。惟如何收束。殊為難題。此次之變化。乃民九以來積仇叢怨所釀成。一旦時移勢異。則報復之念起。斷非短期中所能定。且一方之布置。非一朝一夕之故。乃逐漸而得者。此逐漸而得者。或不免逐漸而失。由前之說。事已不易。由後之說。更多糾葛。此軍事之不易收束者也。至於政局收束。似不成問題。惟政局非比軍事。一方收束。一方即須有繼起者。使在平

時新陳代謝。尚非甚難。今則根本發生問題。勢非重起爐灶。暫作臨時計畫不可。假使臨時計畫。是為暫時性質。尚無足慮。而國會本身。實萬無存在之價值。以言改選。亦斷非數月內所能畢事。且事實上竟不能舉行。則惟有推翻一切舊基礎。別立新制。此事言之甚易。而行之維艱。且勿論其利弊如何。衆說繁興。何去何從。已難抉擇。則停滯延宕之局勢。不能免矣。『中華新報論曹吳敗後之軍隊問題。目為善後事業中之最亟而最難者。其言曰。『軍隊大患。在於私有。國民歲任數萬萬。而國家無軍隊。少數武人。藉國家之名。以軍隊作商業行為。朝三暮四。惟利是圖。盤踞地方。其他不問。故兵愈多而政府愈弱。愈不能行政令。集權分權。皆問題以外矣。北洋派亦嘗有謀改革者。徐樹錚首試之。欲練新軍以制各省。未成而敗。吳佩孚繼之。亦採強幹弱枝之道。集兵權於一處。就戰前而言。彼居然行之數年。而今則一敗塗地。夫吳之政策。自含私意。蓋私於曹。私於己。背國家設軍之旨。所以有今日之敗。雖然。吳之私。大私也。大私固可惡。然小私之可畏亦甚。蓋只知地盤。毫無主義。隨風倒浪。惟私利是保之。軍人遍中國。則任何政府永不能行其政也。今後之問題。一方必須防大私者再現。一方須使小私者之絕跡。然後政府可成。統一可見。今後之難關。在於是矣。』神州日報謂『政治問題。應召集各方共同討議。一聽國民之主裁。唯有三事不可不堅決認定。切實辦理者。其一各軍人應放棄其地盤。將所謂巡閱督軍督理等名目。一律廢除。各師皆直轄於陸軍部。分定等次。實行裁汰。全國軍隊。至多以二十師為度。其二國會穢德彰聞。久為國人厭棄。非立即解散不可。而曹錕更無論矣。其三脅從罔治。誠善後之一端。然軍力最劣。軍紀最壞。以及軍官搜括最多。發難最先者。亦不可不予以懲處。至少解去其兵柄。如北方之曹錕曹士傑以及南方之齊燮元。均為國

民所切齒痛恨者。不可復予以姑息。舍此而外。從前一切恩怨。皆當銷弭。不宜復存芥蒂。以誤大事。』

▲戰事與外人 國民黨之民國日報。主張打倒一切國際帝國主義者。與國內軍閥。其論此次戰事與外人之關係曰。『英國從前是聯日本以排俄德。現在是聯美以排日本。而扶助佔據北京政府的北派軍閥。撲滅中國的革命勢力。乃是英國的傳統政策。歐戰前美國在世界在中國之地位。都和現在不同。所以民國二年退出銀行團。歐戰後的新銀行團。只是美國在那里包辦。勾結直系。相日本在華勢力競爭。這是美國目前的政策。民國初幾年。日本扶助南方革命派反對袁世凱。袁敗。則又扶助北京政府壓迫南方。段敗。直系以英美之助而興。日本則助反直以倒直。這是日本對華前後反覆不同的政策。他們因為在世界在中國之利害關係不同。演出許多互鬥與政策變更。然而利用一派勢力以達他們侵略中國之目的。則始終一致。至於國內封建的軍閥階級。這幾年來。北派軍閥不斷的分裂。在客觀上自然是中國進步的現象。因為這是封建階級崩壞的現象。然而若沒有國民革命的力量起來奪取統治地位。舊的統治階級——(軍閥)——決沒有自己會傾覆的道理。並且帝國主義一天在中國有勢力。他們必須或明或暗的扶助中國軍閥的餘孽佔住統治地位。替他們做走狗。替他們剷除改造中國的新勢力。所以國民黨的使令。國民黨的根本政策。非打倒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勢力及肅清軍閥餘孽。決不能救中國。所以希望藉重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固然是引虎入室。即希望國內軍閥們互相爭鬥或互開和平會議可以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也是妄想。』但中華新報對此。亦有明白曉暢之論文。其言曰。『今戰事告一段落。而國際之猜忌。益紛紛而起。

最甚者。爲英美與日人。甲謂乙助奉。乙謂甲袒直。近更有妄加推測。謂北京政變。含有紅色色彩者。中國人對旅華外人之種種態度。尤不得不加以注意也。英美與日本之互忌。其源甚久。其事甚明。然實則就中國外交言之。任何人當國。其政策行動。亦難有大異。事實與輿論。皆不許其大異。夫直派敗段以來。不能漠視日本。則段派再起。亦固不能漠視英美。進一步言。國民黨之左派。日惟以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爲言。而假令孫中山一旦當國。固仍不能不與資本帝國主義之國家相周旋。如改正關稅。整理外債。及其他一切問題。對於英美日法皆不能一一相求。斷非只講中俄提攜便可解決者。此事實之說也。中國外交。要不能不重輿論。執政之人。縱有偏輿論則無偏輿論所求者。中國之利益耳。苟有冒輿論之大不韙。而

使國家受損害者。無論何人。吾民皆抗之。無論對手之爲何國。吾民皆惡之。初不問其紅與白或西與東也。譬如歐美人所尤注目者。殆爲日本軍閥與張作霖之關係。實則張果背全國輿論行事。國民必倒之。且將來統一之後。外交之權。歸於政府。國民監督。隨時履行。則固不能謂奉軍戰勝足影響於外交如何耳。此輿論之說也。是以彼等之互忌。若由於感情則不。若爲利害而然。則吾願諸友邦人應切實屏除此等觀念。望援助我國國民之建設。而勿僅重視我少數人之興衰。不然因利害之幻想。爲外交之暗關。甚或我國國事之正當解決。因此而遭梗阻焉。則大非中外友睦之道矣。』

自治與教育

殷芝齡

我們在討論自治與教育以前。先介紹美國自治組織的大概。美國自治的組織。試行很久。其組織可分爲新舊制二種。關於舊制的。現在已不甚妥當。美國計有四十八州。一州有一州的自治制度。各地向不一律。舊時所通行的。是一種議會制。現在所傾向的。是一種董事制。前者由各區選出百數十個代表。出席議會。大家只顧一區的幸福。議員多分爲許多區域的黨派。對於一縣一州的公同幸福。不能互相諒解。去合力進行。所以現在人人譚到議會制度。沒有一個不寒心的。因爲他們不能發揮一縣一州的民意。反而成了互相搗亂的區域。政黨議會制度。腐敗至此。後者便漸漸的發育。代之而興。董事制度的好處。第一能避免反抗的事實。其次能消除畛域的意見。一縣或一市。選出幾個董事。人數既少。意見一致。大家都注意於共同幸福上。互相團結。互相諒解。然後由董事聘請各縣

地方專門人才。執行地方自治事業。因爲專門的行政人才。如市政。教育。水利。道路。建築等等。非一縣一地。必有其人的。所以聘請此項專門行政人才。當然要不分畛域。方可得着真正的人才。總之董事係由選舉產生。所以非當地人士充任不可。期能代表當地選舉人的意思。於選舉的標準。當以其人是否真正熱心地方事業爲衡。至於專門自治行政人員。係由董事會聘請。所以凡是各地相宜的專門人材。都可羅致。得真才造福地方。

現代社會趨勢。注意地方自治機關。由地方各區混合公舉若干董事組織。因爲這種董事。均由地方各區混合公舉的。所以多能打破地方畛域之見。服從一縣一州的民意。議決一切地方自治事業。然後再向各縣各州聘請專門人才去執行。這樣的結果。就是(一)可以免除我們向有的

自治議會畛域搗亂之爭。因近世民治社會的精神。是在一縣一州的人民均能互相團結。諒解合作。爲一縣一州全體謀幸福。不僅謀一區一部分人民的利益。釀成畛域的衝突與紛爭。(二)可以使得地方自治事業。如市政。教育。水利。道路。建築等得依科學的方法做去。不爲地方毫無專門學識者的把持。如此則自治的事業得進步了。社會的幸福亦增加了。但是一縣一州所辦的自治事業。是否真爲全體人民謀幸福的。或者人民是否真能享受他的利益。當然要依人民所受的教育如何爲標準。近世地方自治事業。譬如市政。教育。水利等等。均有改造社會環境。和爲人民謀幸福與進步的能力。現姑就一個陳腐腐敗的城市。作爲比例。在這所城市內。所辦的各種自治新事業。當然可以改造社會一部分的環境。倘同時人民受有相當的教育。可以明瞭自治新事業的意義。去享受而利用之。人民的幸福和進步都增加了。倘或不然。人民因爲沒有教育。就不能明瞭舊城市中所舉辦的各種自治新事業的意義。舊城市中的自治新事業。與沒有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民就沒有關係了。既無關係。那末所辦一切自治事業。不能叫做爲人民謀幸福和進步。只能叫做糜費地方金錢的一種裝飾品。爲什麼呢。因爲沒有實施相當的教育給人民。不能使一般的人民明瞭新事業的意義。去享受它利用它。

芝齡經過南通時。對於各方面的情形。稍爲攷察了一下。南通自治事業。辦得十分發達。規模不甚宏大。但是有一部份的事業之功用。令人不能不有所懷疑。今將其自治事業中的公園作一個比例。南門外的東南西北中五公園。在南通可算是改造社會環境的中心點。因爲他是專爲一班普通人民游覽的地方。可以啓發人民高尚的觀念。可以增加其幸福和進步。這也就是地方自治事業公園的功用。但是芝齡在南通時據附

近公園的人報告。每日往公園游覽的平民。非常之少。所以南通平民的不良環境。與陳腐習慣依然存在。推本窮原的說。平民沒有受相當的教育。不能瞭解自治事業中公園的意義。所以不知去享受公園的利益。因之改革不良環境陳腐習慣。和謀人民幸福與進步的希望。空成泡影。言之實在可惜。即此一端。可見自治事業與平民教育的關係密切了。人民不特因爲有了教育。能明瞭自治事業的意義。而享受之。并且可以得其極力的贊助。發揮而光大之。因爲自治事業的容易成功和發展。都須賴人民的贊助。贊助愈熱烈。發展愈迅速。人民因贊助而享受了自治事業的利益。那末他們的幸福和進步。方得增加。倘是人民沒受過相當的教育。對於自治事業的利益。固然不知享受。并且時常要橫加反對。從中作梗。因此自治事業的發展進行上。就發生了障礙。其間雖有一二種自治事業。如公園等辦得成功的。但是均因人民缺乏教育。不去享受。人民既不受。與人民有什麼影響呢。所以要自治事業的發展。須靠人民的贊助。要自治事業與人民發生關係。須有人民享受其利益。要人民能享受其利益。須有相當的教育。使他明瞭自治事業之意義。照此推論起來。那末自治與教育的密切關係。就更明顯了。

游天甯寺

塔鈴聲斷鳥啁啾。柱杖行吟愴舊游。
廢圃已無呼酒地。老兵猶占看山樓。
浮生如夢垂垂老。古佛無言黯黯愁。
莫歎華嚴彈指盡。露車何處不橫流。

國內外一週大事記

由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五日

(公展)

(一) 國外之部

▲英國政局。英國下院總選舉。十月二十九日已閉幕。當投票結果未揭曉前。保守黨自料可得過半之多數。自由黨自信仍可在國會中有舉足輕重之勢力。工黨亦自料可獲大勝利。但未自信可得過半之多數。迨三十日一部分揭曉。而保守黨勝利之形勢已成。據三十一日倫敦電稱。保守黨所得議員席數。多於他黨二百十席。計保守黨四〇七。工黨一五二。自由黨四一。超然派四。尚有十一選區之結果未發表。但各黨合計。尚不足以敵保守黨。保守黨已獲絕對多數之議席。未來內閣當然屬諸包爾溫氏。夫此次選舉結果。保守黨全勝。自由黨大敗。而工黨則退為在野黨。吾人試以去年十二月總選舉結果與今回相比較。亦為一有趣味之事。去年十二月選舉後各黨之形勢。為保守黨二五七。工黨一九二。自由黨一五八。其他八。彼時保守黨雖占多數。而工黨與自由黨之合併數超過保守黨者約百席。果兩黨因反對關稅保護政策合力以攻保守黨。保守黨必不支。故結果遂讓工黨組閣。自由黨毅然自居於政府與黨之地位。今以去年十二月之總選為本位比較。今次之結果。則保守黨增加議席約五分之三。工黨失去議席約四分之一。自由黨失去議席逾三分之二。自由黨

之失敗。以其始終居於扶翊工黨之地位。為許多倨傲之黨人所不滿。愛士葵派與喬治派之裂痕。又宛然猶在。而保守黨於去年改選後已修訂其保護關稅之政策。自由黨更失一對抗之目標。而此次因反對俄約轉與保守黨聯合以抗工黨。致使黨員反多投保守黨票。故其敗不足為異也。至於工黨之失敗。在一般保守黨之機關。當然引為急進之主義不合英人嗜好之明證。而許多工業區域如曼却斯德、利物浦、歇斐爾、紐加斯爾、布列斯篤、賓比等處工黨之選舉失利。尤足為此論張目。實則工黨之所以失敗。與其謂因傾向赤化。毋寧謂其太傾向於妥協之故。蓋工黨執政中之種種作為。如資本稅之未嘗實行。如礦業工資爭執案調解之不澈底。如帝國會議議決案與布國殖民地關係之相當尊重。如凡爾塞和約之繼續維持。如扶助弱小民族獨立之未嘗實現。此皆與澈底主義的選民之期望相違。故保守黨固以接近赤俄加



本月十一日為歐洲停戰六週紀念上圖為法國襄本森林林左為福煦上將之司令車即停戰約文簽字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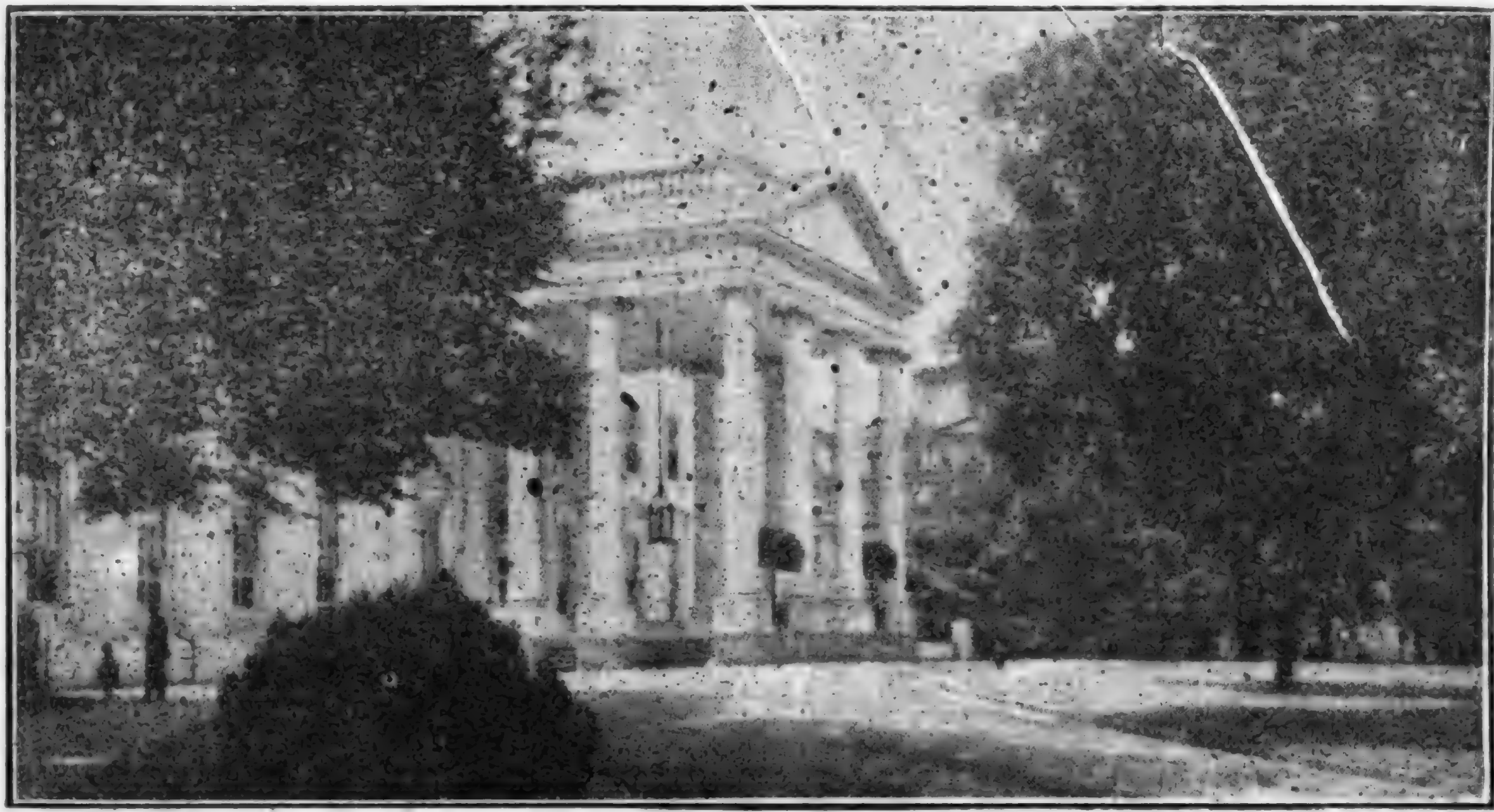
罪工黨。而抑知工黨轉以太妥協。太顧全傳統的國策而失歡於其選區。不然若必執此以明保守主義之戰勝。何以許多急進閣員如斯諾、彭森壁等皆繼續當選。而首倡資本稅論者之勞倫斯氏。依然當選為利塞

選民之期望相違。故保守黨固以接近赤俄加

斯得區之議士。耶工黨殖民大臣湯姆斯在賓比語。人謂此番選舉不利。由於反對工黨者之聯合。亦由於俄齊一函之作祟。關於前者。二黨聯合

之勢力。又謂工黨所得票數。實視前爲多。有組織政府資格者。除保守黨外。僅爲工黨。故工黨遲早必得絕對之多數云云。其言雖似甚誇。然自由

之結果。利於保守黨而不利於自由黨。蓋自由黨多投保守黨票。而保守黨並不投自由黨票。以致自由黨之舊有根據地。如巴斯萊、康華爾、與台文等處。今皆變爲保守黨勢力圈。自由黨所受打擊之大。可以想見。關於後者。聞麥克唐納爾決定於工黨內閣未辭職以前。調查齊函之真偽。務求水落石出。至選舉後之各黨態度。則保守黨因在新國會中占過半之大多數。非常高興。謂選舉結果甚可滿意。國家將有穩固政府。至少能歷四年之久。內閣之組織。定可成戰後第一個有完全代表資格之內閣。除包爾溫去年舊有閣員外。奧斯丁張伯倫、白根海、賀恩、邱吉爾諸人皆有入閣希望。自由黨謂自由黨與工黨共得八百五十萬票。而得議席不足二百。保守黨僅得七百五十萬票。而竟得議席四百。可見選舉制真宜改良。庶國家不致有少數代表之危險。自由黨愛士葵氏猶以暫時失敗爲言。謂失敗原因。不在國人之投反自由黨票。但在國人之投反工黨票。則其不甘從此拋棄政治生涯。又可想而知。工黨方面。麥克唐納爾在加狄夫演說。謂失敗有時爲政黨之幸事。以目前之商況與大局情形而言。保守黨出而主政。渠不之妬。工黨所得票數逾五百萬。已足見工黨



華盛頓之白宮

黨今後勢力幾同消滅。英國將入於保守黨工黨對峙之時代。則工黨之終能代保守黨以興。固遲早間事也。

英國選舉。保守黨既獲大勝。各種證券之市價。均趨漲勢。蓋英人皆信新政府將有發展帝國貿易之新計畫也。本國輿論對未來之新政府深致其希望。晨郵報云。國家政策與帝國貿易發展之新紀元。大可歡迎。泰晤士報云。英國政治家已得一簇新偉大之機會。國家現處於從容鎮定瞻顧前途之地位。外交問題絕非簡易。近東與中東時局皆漸不甯。而對於中國之可異發展。英國尤有確定明敏政策之必要。法報論英國選舉結果。則分二派。如巴黎晨報謂政治穩固之恢復將有益於工商業。巴黎迴聲報謂英國之有社會黨首相。大不利於法意比政黨之命運。今保守黨獲勝。局面一新。加洛士報謂法總理赫里歐苟不臨崖勒馬。致爲國際事件所驅下。則將步麥克唐納爾之後塵云云。此皆偏於保守派之論調也。如自由人報。謂保守黨之勝利。終不能磨滅世人對於麥克唐納爾倫敦會議功績之紀念。瓜狄定報謂英法時局不能並論。

麥克唐納爾之所以倒者。以對於內政有所束縛。而無自由手腕。若赫里歐則不然。以此蓋偏於急進派之論調也。美國疑忌蘇俄。依然不改。故對於英國工黨本無好感。紐約世界報評論英國選舉。希望其本國進步黨領袖拉福雷特氏等。可因英國同樣政策之失敗。而如自由黨未能統治時。保守黨有可獲勝利。而為國民信任之權利。此乃借他人酒杯而澆自己塊壘者。日本極注意英國選舉。報紙批評謂新加坡軍港問題。帝國優待事件。或將復活。如優待稅果實行。則將礙及日本對印度等處之貿易。俄報謂如認英國選舉結果為英國人民對英俄條約之否決。則為大錯。蓋英國經濟上之需要及俄國在國際上之勢力。將使英國中級社會不得不締結此約云云。其言驗否。須視保守黨將來對俄之政策以為斷也。選舉保守黨組閣之形勢既定。工黨閣員乃於四日開最後一次之閣議。歷一時三刻之久。麥克唐納爾乃乘汽車赴白金漢宮。遞入辭呈。時為午後五時半。包爾溫午後返倫敦後。奉召入宮。受命組閣。

▲美國選舉 美國總統副總統國會議員及各州知事之全國選舉。業於十一月四日開始。各政黨候選人皆對其選區發表最後請求文。共和黨柯立芝。民主黨台維思。皆用無線電發言。進步黨拉福雷特則仍用宣言書。蓋美國今屆選舉。已成三黨競爭之局。而非復限於共和民主之二黨矣。其初一般人預料即以爲共和黨現總統柯立芝氏。其得失爲十與一之比例。若民主黨台維思氏與進步黨拉福雷特氏則無人能確言其有獲選之機會。至四日各州選舉票雖尚未檢齊。而觀察結果柯立芝總統與道威斯副總統。定可在選舉會五百三十一票中。得三百餘票。柯氏已可獲選聯任矣。

▲法俄關係 法國本爲反對蘇俄最力之國。但自左派執政後。態度逐漸轉變。今則赫里歐內閣且於二十九日發出承認蘇俄政府之牒文矣。文中規定承認一舉。不妨礙法國所有之任何担任。並明白保全法政府與人民關於俄國前朝債務之權利。主張兩國各不干涉彼此內政。俄國復文表示法牒所言問題。尙可於將來談判時得美滿解決之希望。並歡迎法國不干涉內政之宣言。法總理建議立即互派大使。而法俄之友誼關係遂復。此後將入於締結條約之談判時期矣。惟法國反對黨報紙謂非至明年一月間法俄會議解決如債務等懸案後。則不能有真正之承認。英俄談判已可表明前途之困難。尤以菲加洛報論調最趨極端。謂莫斯科視國法爲戰敗國。將必有數百狂徒藉紅旗之庇蔭。與外交特權之掩護。設革命宣傳機關於法國云云。蓋猶畏蘇俄宣傳如蛇蝎也。

▲日俄談判 二十四日北京之日俄會議雖復開。但因利權及撤兵問題。雙方不得接近之機會。仍無結果。蓋利權問題自十月三日加拉罕確實表明蘇聯方面之主張後。芳澤日使曾數次請示東京外務省。均未接到確定回訓。故約定俟日本訓令到京。再爲具體交涉。至於撤兵一事。在日本方面正認爲早已失去適當時期。此時不欲深加討論。使會議又陷危殆。故是日會議。此事始終未提。二十八日會議復開。繼續討議利權之主義的規定。全部殆已議畢。三十日加拉罕提示關於利權主義之對案。與日本同。共分十條。惟附加長文之附屬書。各條已稍接近。但於主要之區域問題。依然堅持百分之四十不下。因是助澤於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偕同島田領事與加拉罕爲私人的會見。請其將對案詳細說明。併求充分考慮云。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

馮玉祥回戈入京。曹吳之倒。遲早間事。固已不成問題。惟馮氏昌言改造政局。而不於回京之日。首先驅逐曹錕。解散國會。課其賄選之罪責。反雍容揖讓。暗示擁曹。此實爲輿論所不滿。迨吳佩孚回津備戰。馮軍倉皇應付。祇顧軍事。而政治改革。似置緩圖。但吳之所以猶能號召者。正惟曹錕不走。名義可以假借。擅發命令。催促援軍。在在足以顯示留曹之適以利敵。加以奉張津段均以去曹爲言。南中民氣。更謂宜置曹與典刑。段祺瑞雖被馮胡孫推爲國民軍大元帥。奉張等推爲聯軍統帥。西南各方亦均有電推重。然曹錕不走。段固不願貿然入京。馮氏至此。始悟留曹之非計。然其於驅曹之法。尙無快刀斬麻之決心。唇焦舌敝。僅僅促成一不倫不類之黃郛代閣局面。而此所謂黃代閣者。又須於三十一日晚奉曹錕之僞令而始成立。觀其閣員名單。則黃郛代總理兼長教育交通。王正廷長外交兼財政。王永江長內務。王未到任前。以薛篤弼代。李書城長陸軍。杜錫珪長海軍。張耀曾長司法。王迺斌長農商。東拚西湊。七零八落。究其台柱。只有黃郛王正廷二人。雖黃王李薛均於一日就職。爲索取曹錕印信。代攝政權地步。然當此改革政局之際。猶復爲此牽強附會之舉。適見其見理之不明耳。倒曹一層。聞黃代閣令既下。馮即派鹿鍾麟等逼曹自退。以一日爲限期。曹亦知事無可爲。三十一日晚即擬就罪己辭職內閣攝政等六令。但因事遷延。至二日下午曹錕始發罪己通電。咨達兩院。託病辭職。將印信移交黃郛。黃郛即以院令通告內閣攝政。而倒曹一幕



爲謀吳馮調解之張紹曾

方告段落。然曹之居處。猶復鄭重討論。瀛台團城。議而未決。夫討曹軍興。宜懲大慙。而此賄選罪魁之曹錕。猶能如此從容下台。在曹固爲僥倖。而在國民則太無主張。法律不伸。綱紀不張。動全國之兵。究竟所爲何事。殊可歎也。曹既下台。黃閣攝政。補充政長。撐住場面。實則今日祇求京師治安。一時負責有人。至其統籌全局。辦理善後。本非黃郛輩臨時拚湊之內閣所能勝任。費九牛二虎之力。從事於此。適見其眼光不出幾把總長交椅而已。馮玉祥輩亦明知今日之事。決非少數人所能壟斷主持。故曾通

電主張。召集元老會議。解決國是。聞其擬定元老資格。計分四項。(一)民國元勳。不偏持黨見者。(二)前清遺老。有經濟偉略者。(三)負社會重望者。(四)向抱和平志願者。但是否即以此爲標準。未敢斷言。以資望地位而論。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唐紹儀、岑春煊、唐繼堯諸氏。自必均在邀請之列。而更有人主張每省推舉一人。庶不偏頗者。段氏在津既已爲各方所推重。入

京主持。遲早間事。中山在粵。三十日由韶回省。連日會議結果。除先派汪精衛氏代表北上外。聞已決定以胡漢民守廣州。譚延闓守韶關。而已則於六日離粵來滬。轉赴津門。如各方果能開誠布公。協商善後。中國大局未始不可救藥也。

▲東北戰訊。馮軍入京。東北戰事。本可終了。徒以吳佩孚回津備戰之故。而戰事重作。但數日激戰之結果。吳軍敗績。吳遂不得不由天津而塘沽。由塘沽而他適。直系勢力。摧毀大半矣。茲分兩端言之。(一)馮吳間

之戰事。因張紹曾調停無效。東路於三十日開火。曹錕部由張莊進攻。被馮胡軍擊退。馮胡軍遂由廊坊反攻。進佔洛堡。西路同日開火。保定曹士傑部十六混成旅不戰自退。孫岳軍遂入保定。一日。楊村戰事劇烈。吳軍向北倉退。二日晨。馮吳軍佔楊村。俘魯軍旅長潘鴻鈞。下午佔北倉。吳軍由北倉敗退天津新站。已在包圍之中。吳佩孚因馮胡軍既迫於前。奉軍又追擊於後。深恐腹背受敵。遂於三日晨四時離津赴塘沽。六時即乘恆利運送艦出口。率第三師殘部二千五百人同行。聞尚有運送艦十一艘續離塘沽。載兵南下。聞將赴魯或蘇。馮胡軍即於三日午完全佔領天津。吳部潰兵凡六七千人。悉在繳械招撫之中。(二)奉直間之戰事。直軍因二十八日灤州之失。已陷於不利地位。是晚張宗昌部奉軍東向佔昌黎。以截榆關直軍之歸路。西向攻蘆台。以躡直軍之後。三十日。榆關直軍紛退秦皇島。擬登艦而逃。三十一日。奉軍數方夾攻。完全佔領榆關秦皇島。直軍繳械者二萬餘人。奉軍獲械彈無算。同日。奉軍會同胡部陸軍攻克唐山。三日下蘆台。進迫軍糧城。先鋒將抵塘沽。而吳佩孚遂不得不走矣。



奉天西塔

▲各省態度 吳佩孚之所以敢於退津。背城借一者。其中心之所希望。

惟在長江各省之援軍。然所謂援吳之鄂蘇皖贛浙閩六省。其真心實力援助吳氏者。要惟鄂之蕭耀南一人而已。寇英傑部鄂軍第二旅首先北上。進駐鄭州。陳嘉謨部第二十五師亦由岳開拔。集中武漢。進駐豫境。此外並調留滬之張允明部第五旅。入川之宋大霈部第三旅。曹士奎部之補充旅。準備北上助吳。而岳州則調盧金山部第十八師一旅填防。京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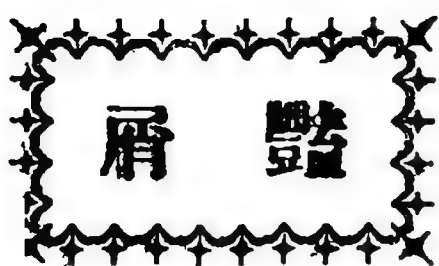
奉天城內鼓樓

業於一日宣告中立。鄭士琦派兵扼守津浦路。並於蘇魯邊境利國驛韓莊間炸毀鐵路一段。阻蘇浙援軍之北上。陳調元駐徐。無能為力。孟部且於四日開回上海。加以浙軍在津一敗塗地。南中之師又已失其赴援之目的。爾後武人態度。自必日在變化之中。故論今日吳氏在津失敗之速。京漢津浦兩路阻斷之功。實不可沒。否則大勢所趨。吳軍雖終不免於潰。

路南段則調孫建業旅防護。其於財政方面。則向商界借墊六十萬匯津。並擬另發金庫券。以資搜括。雖省議會及各法團力主嚴守中立。保境安民。而蕭氏不之顧也。惟以駐石家莊之晉軍扼守黃河鐵橋。在衛輝以北。力阻鄂豫軍隊之北上。故蕭之援吳目的。卒不得達。蘇之齊燮元擬調陳調元部一師助吳。浙之孫傳芳則調孟昭月部二千。人由杭赴甯。預為轉車北上。皖贛亦有抽兵援吳之訊。然魯省

數而後援不絕。則曠日持久。其爲禍累當更大也。

▲長江形勢。北京政變以後。東南各省之武人。初存觀望之心。迨吳佩孚抵津主戰。而動吳之形勢遂成。然援軍未發。吳倒曹逃。巧於自謀之猾吏。又微露其首鼠兩端之故態。孫傳芳既聲言通電祇是討馮。若段祺瑞出山。自當服從。齊燮元亦深恐吳氏南下。或將以蘇省爲根據地。故於四日在其茹召集會議。謀使紳商要求保境安民。彼可藉此轉帆。以阻吳軍之入境。而皖馬韓蔡。態度灰色。閩之周蔭人。惟浙孫馬首是瞻。更無待論。獨存鄂之蕭耀南。雖欲爲吳效忠。徒見其心勞日拙。故由東南武人言之。此後或將轉於聯絡段馮保全實力之一途。但西南北伐。熊但既躬率川軍。假道湘西以窺鄂。是蕭固未能安枕。樊部豫軍入贛。又將聯方本仁以倒蔡。陳炯明通電擁段。並擬調洪兆麟部攻閩。則孫周又不能不謀應付。上海軍隊。張允明部鄂軍既未開拔。江灣第十師。亦屬經蘇齊商令移防。而迄未越雷池一步。羅店楊化昭舊部四日開赴南翔。忽又折回原防。加以何豐林威致平到滬。陳調元宮邦鐸附段。衆說紛紛。尤令齊燮元惴惴於懷。是則長江形勢如何。今固尙在醞釀之中。大局漸定。此方必有變化。直系勢力恐無長此保存之可能也。



紀事

天虛我生

隔花相見笑憑窗。說有文魚一兩雙。
儂肯與郎分一半。替農買個水晶缸。

獨家經理 德國新發明

橡皮曲線規

得心應手 妙用無窮

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美觀。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難畫。以前的曲線規。是硬木的。一塊是一塊的樣子。用時每每不能如意。現在德國新發明的橡皮曲線規。統共只有兩種。却能變化無窮。你要它怎麼便怎麼。如果你要購置。請到 上海山東路二零二號國聞通信社

第二種

羨慕 (小說)

何心冷

一個初秋的夜晚。瑩潔的月光。正照在小園裏。花影婆娑。將小徑上洒滿了和錦繡一般。夢萱靠在竹籬邊。望着月亮道：『你還記得去年今日是怎麼樣嗎？』我笑道：『記性隨便怎麼壞。也不致于忘了這一天。去年今日大家正抱着無窮的熱望。只盼光陰趕快。到了第二天。又盼望從此以後。光陰過得越慢越好。你想這老天多麼爲難呢？』夢萱笑道：『誰說不是呀。可是明天是我倆的結婚紀念日。我們應當怎麼的過呢？』我想了一想道：『你不是平常羨慕着蘇州的風景嗎？明天一早。我們便趁車到蘇州去。高興便多玩幾天。你以爲如何？』夢萱道：『你說怎麼便怎麼。我無有不贊成。既然如此。我去收拾東西。』說着回到屋裏。將旅行應用的東西。一齊收拾停當。我當時寫了幾封信。便早早的安睡。

第二天的清早。我們上了火車。車裏很清靜。我們坐的那節車裏。除了我倆之外。祇有一個白髮的老人在那裏看報。我們靠窗坐下。車也蠕蠕的動了。夢萱靠在我的身旁道：『你如今還恨火車不恨？』我道：『如今我還恨它做什麼？』夢萱笑道：『我想到你從前的事情。真是好笑。當我們在上海別離的時候。你恨恨的說要將火車毀滅。省得它載了我。可是後來你到無錫來的時候。要不是火車載了你來。又怎麼能有今天這一個紀念日呢？』我笑道：『這原是一時之憤呀。』夢萱笑道：『你現在還憤不憤？』我瞧着窗外搖搖頭。

經過了一個鐘頭的顛簸。從車窗外已經瞧見虎邱塔了。車子在山前轉了個灣。已經到站了。我倆從站裏出去。雇了一輛馬車。直到阿黛橋頭三新旅社。可是旅館裏差不多已經客滿。好容易在二層樓上找着一

間五十四號的房間。

我倆在旅館裏吃過了點心。便站在房門口閒望。靠近我們房間的。一共有四間。五十三號裏。也是住的兩口子。好像是個畫家。五十五號裏。號的聽說住的是個男子。門關着。還不會起身呢。五十六號裏住的是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妓女式的婦人。

午後。我倆出了旅館。順着山塘向虎邱進發。這山塘。一面沿河。有碧清的水。映着沿塘的綠柳。煞是有趣。我倆走近五人墓時。夢萱指着河灘道：『你瞧。這不是一幅絕妙的圖畫嗎？』我看時。原來那柳陰下的河埠上。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赤着兩只脚。站在水邊。正在那裏洗着衣服。伊雖然是鄉下打扮。可是那天然的丰韻。使人見了。不得不稱讚伊是美人兒。我看了笑道：『的確好。西施也不過如此而已。』夢萱將我袖子一拉。道：『別看吧。當心腳邊的水潭。』我低頭看時。地下那裏有什麼水潭。便向夢萱瞧着。夢萱笑道：『你怪我騙你。是不是。我要不這麼說。你的魂兒不要跟着那洗衣服的西施一同去嗎。等會兒失魂落魄的游山算什麼？』我笑道：『有你在這裏。我的魂兒失不掉。祇願放心。』夢萱道：『那麼假使我不在這裏。你的魂兒不是跟伊去了嗎？』我輕輕地拍着伊的肩頭道：『好了。不要說了。』伊很驚奇的問我道：『做什麼？』我笑道：『現在是在蘇州呀。』伊問道：『你的話我不懂。究竟什麼意思？』我笑道：『又不在鎮江。你吃什麼醋？』伊聽了。撇着嘴。瞪了我一眼。板着臉。不到一分鐘。便笑了出來道：『我把你這個惡人沒法子想。』

一路說着話。不知不覺的已經走到山門了。在鴛鴦墓邊站了一會。

兒便拾級而登，穿樓度閣，便到了千人石畔。夢萱爬到生公說法的石台上，笑道：「過來，我和你說話。」我跑將過去，伊笑道：「你這頑石，以後不許再耍嘴了！」我笑道：「你這不是生公說法，簡直是生婆報仇了！」在那裏盤桓了一歇，我便扶着夢萱走上山石去。伊瞧着那雙井的石圈，下臨千尺，嚇得一步都移動不得。伊自己不敢走，還拉着我不許我冒險。我

笑道：「這又算得了什麼？我攙着你過去，再不然我抱着你過去。」伊聽了一定不肯，硬扯着我的衣服跑將下去。我也只得順着伊的意思，一同下去。停了一刻，便一同到大殿上去。我倆正在崎嶇的石階上走着，剛到一半時候，祇聽得後面有人叫道：「前面不是棣華兄嗎？」我回轉頭去看時，原來是從前的老同學周之棣，便連忙招呼之棣趕上前來。我便替夢萱介紹之棣道：「原來就是嫂夫人失敬失敬。可是棣華兄，你太不該了，爲什麼喜酒都不賞我吃一杯呢？」他說着仔細地打量着夢萱，將夢萱倒看得有些難爲情起來。大家在大殿上轉了一下，便到冷香閣去喝茶。

我們揀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坐下。夢萱因爲之棣要和我談話，便在欄杆邊閒眺。伊問我要了枝鉛筆，在日記本上將那四周的風景畫將下來。之棣喝了口茶，笑着向我說道：「不想老哥的福氣這麼大，娶到這麼一位夫人。在這春秋佳日，連袂游山，雅人深致，着實使人豔羨咧！」我道：「我們因爲恰逢結婚紀念，不能不有所點綴。閒在家鄉沒事做，不如趁這大好時光，領略些湖光山色，你又怎麼會到這裏來呢？」之棣道：「我



邱 虎 山 門

在校裏畢業之後，曾在小學裏擔任了兩年教務。今年春天，因爲生了一場病，所以下半年休息在家。家裏住著悶得慌，纔想到這山裏來玩玩。可是獨行踽踽，那裏及得你老哥的興致好呢？」當時我們又隨便的談着。之棣說起他住在三新旅社五十五號，我纔知道他就住在我們房間的隔壁。等夢萱畫完了幾張畫稿，我們便一同下了樓。在夕陽中，憑弔虎邱，頽

塔直到暮色蒼茫，這纔回到旅社。之棣是一個人，既然尋到伴侶，沒事時便到我們的房間裏閒話。夢萱也不像初見時的怕陌生，大家有說有笑，不過伊最怕聽的，便是之棣說不到十句話，便要稱讚伊怎麼怎麼好，說我怎麼怎麼的有福氣，使他羨慕。

第二天我們游天平，第三天因爲夢萱覺得爬山太乏力，便往留園西園去坐了半天。之棣也同着一起去。人多固然不寂寞，可是總沒有兩個人玩的自由。連說話都有時候覺得不便。第四天不曾出去，在旅社裏歇了一天。之棣也整整的在我們房裏談了一天。我問起他的婚姻問題，引起了他的話頭。他道：「我起初對於自身的婚姻，看得非常淡漠。因爲

我覺得自己一個人來得自由，而且因爲在家庭裏，我哥哥本來和我是很好的。自從嫂子一進門，哥哥便變了相，漸漸和我疎遠。我便覺得婦人家實在是個不太平的禍根，所以決計不娶親了。但是自從自己出來做事之後，瞧着人家一個個都娶了親，享受家庭中的幸福，在學校裏吧，每逢到了星期，那些同事一個個都回家去了，只剩得我一個單身漢看守老營。別人偶然有些病痛，便在家裏養息，有他們的夫人看護。我病在學

校裏不要說看護。連叫個校役弄口茶水都是千難萬難的。相形之下。纔覺得我的主張。實在是不甚妥當。漸漸地有變更宗旨的傾向。這一次聽見你們賢伉儷。一刻不難的廝併着。閨房之樂。甚于畫眉。又使我欣羨到十二分。所以如今我已經決定打破我以前頑固的主張。也想從家庭之中。尋些樂趣。但是人海茫茫。教我從那裏去覓配偶去呢。老哥交游素廣。可能替我物色人才嗎？」我聽了他這一番話。笑而不答。夢萱笑道：「周先生。惟有這婚姻大事。別人物色不得。須得自己揀選。」之棣笑道：「原來我們棣華兄。是嫂子親自揀選的。果然好眼力。兄弟欽佩之至。」夢萱被之棣取笑了。紅着臉。一聲不響的整理連日描下來的畫稿。

我們在蘇州住了兩個星期。差不多將幾處名勝都玩過了。然後回到家裏。在蘇州和之棣分手的時候。他還託替他做媒。託夢萱替他介紹女朋友。瞧他的樣子。簡直有些急不暇擇的樣兒。

我們回家之後。夢萱和我商量着回復之棣。因為在現在這種時代。替人家做媒的。差不多十個中有九個是沒有好結果的。好事說不着媒人。出些差錯。便罵媒人瞎眼。我們又何苦去增加一重罪孽呢。他既託了我們。我們不能不回復他。索性回絕了。讓他自己去進行。

隔了三個月。之棣有信給我們。說他在下個月預備和張瑪麗女士結婚。我們便預備了一幅繡的愛神圖。寄去送他。

不肯停留片刻的光陰。像飛箭般的過去。離開我們旅行的時期。已



邱虎千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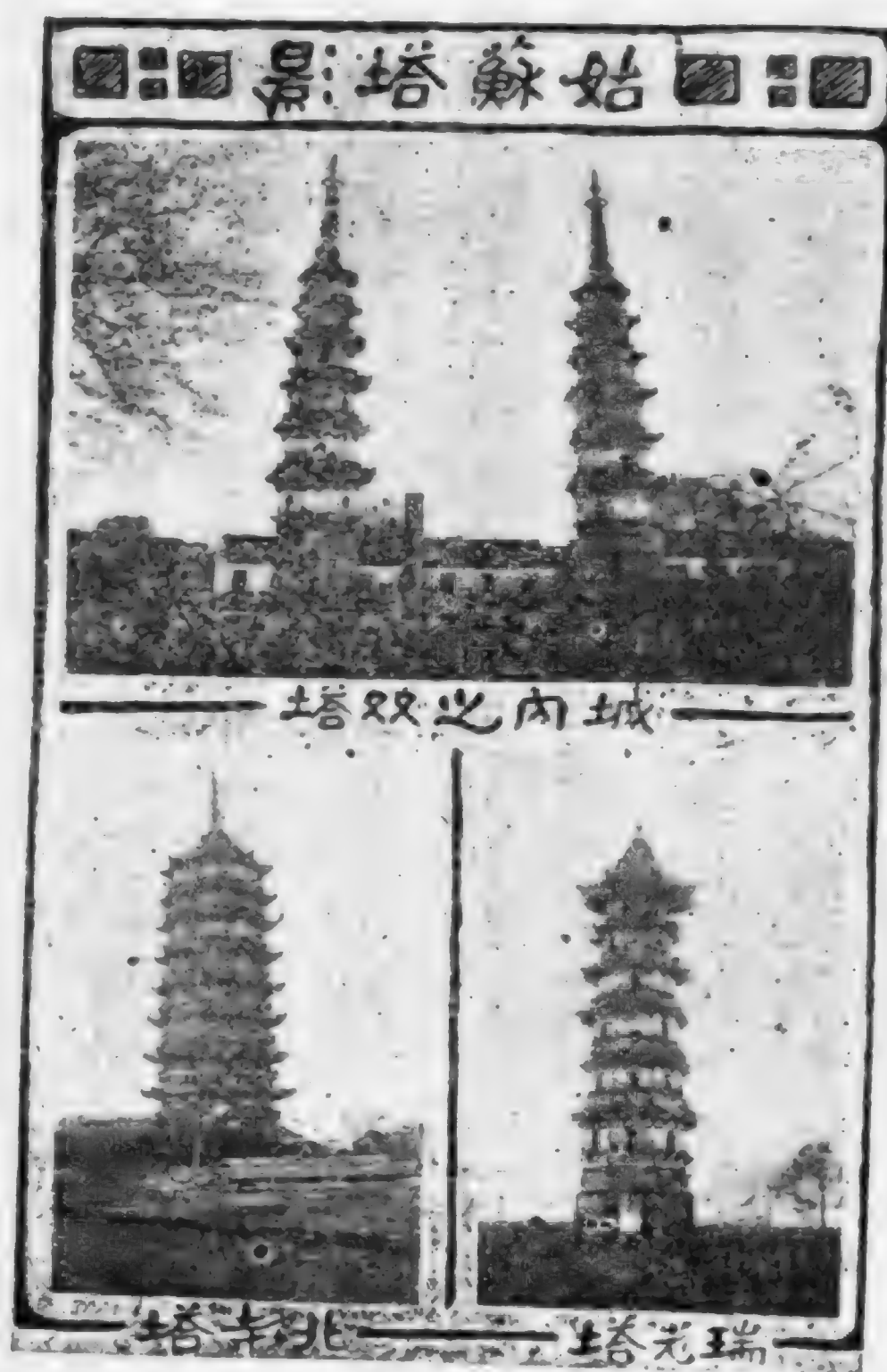
經八九個月了。在這時候。夢萱即使有興致。也決不能出去游玩。伊常常感覺身體懶懶地。只想睡覺。有時吃了些東西下去。便噁心得要吐。這種景象。使伊添了幾許的希望和驚喜。伊因為將來任務的重要。便時常和我討論以後種種應當做的事情。我因為伊既然負擔這重大的使命。便常常將幽雅的樂歌。優美的圖畫。給伊欣賞。使伊受到美的感應。以造成一個和藹活潑的小生命。起初伊還十分的擔心。但是漸漸地慣了。也不覺得什麼痛苦。

這天之棣因為公事。到無錫來。他順便來訪問我們。夢萱預備了些家常飯菜。留他吃夜飯。當夜他便宿在我們的客室裏。可是在未睡之前。閒着沒事。他便將他結婚以後的情形。告訴我們。

之棣道：「當我不曾結婚以前。因為羨慕着已結婚者的家庭樂趣。而變更了我向來的主張。最先託你們做媒。你們不肯。說什麼婚姻大事。別人不能越俎代謀。要我自行選擇。你想我向來是厭惡女子的。教我什麼地方去選擇。可是求人不如求己。既然沒人幫忙。也祇得自己去想法。可巧在親戚家裏遇見了瑪麗。伊是個在教會學校堂助教的。雖然不算美。却也不十分討厭。因為親戚的介紹。彼此交談。伊是很熱心為公衆服務的。所以凡是教會裏的公共事業。伊都參與。當我和伊談話的時候。想到女子的心理。每每喜歡人家對伊做的事情表同情。所以我當時便將伊做的事情。誇獎了一番。看伊的神氣。對我並不冷淡。這是我初次出馬的成功。從此之後。我便常和伊來往。我怕失了這大好的機會。於是竭力

的對伊獻殷勤。伊瞧我如此誠懇。對我的情形也同初見時兩樣了。時常有愛的表示。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棣華兄。你想我是向來不曾涉足情場的一嚮。也不知道情愛的滋味何如。如今覺得和瑪麗認識以來。伊的影子。時時刻刻映在我的腦裏。想到伊的一顰一笑。未免令我心醉神迷。最後我便向伊提出結婚的要求。伊居然答應了。棣華兄。自從我倆相識。以至結婚。還不到半年。人世間的美滿姻緣。也算是絕無僅有了。棣華兄。我瞧你倆親密的情形。着實可羨。你以往的歷史。也能講些嗎？」我笑道。

「我倆那裏及得到你的福氣。我和夢萱在五年以前便相識了。經過兩年長期間的觀察。纔發生了結合的要求。可是夢萱家庭中間。忽然發生了阻礙。幸虧我倆努力的奮鬥。辛苦備嘗。纔達到結合的目的。不過從患難中經過。雖然各人受些痛苦。可是格外覺得趣味的濃厚。便好好的珍護。使它美滿。也未嘗不是一樂。」之棣道。「誰說不是呢。我當時因為過于熱中。也不暇細細地觀察。便締結了婚約。到現在在這裏後悔呢。」夢萱道。「這是什麼道理呢？」之棣道。「說起來也慚愧。在未婚的時候。我因為欲得瑪麗的歡心。樣樣事情都依從着伊。誰知伊竟看輕了我。以為我是個沒用的東西。起先還客客氣氣。後來大家混得熟了。伊也老實不客氣。不曾將我放在眼裏。平常白天大家出去做事。到下午我回到家裏。伊還不會回來。先還不過相差一兩點鐘。後來竟有時到深夜纔回來。問伊時。伊不說什麼地方開游藝會去做招待。便是帮着教會裏忙。那大佈道會場的佈置。棣華兄。你想。我原



是因為一個人覺得冷靜。瞧見人家夫婦整天的廝併。纔興了和異性結合的念頭。誰知所得的結果相反。豈不要令我失望到極點嗎。像你們去年秋天的旅行。在我是決不會有的。所以如今真有些深悔當初太孟浪了。」

之棣說着。似乎很懊惱。夢萱搭趣着道。「周先生何必這麼煩惱。尊夫人為社會服務。是好事。也怪伊不得。像我這樣沒用的人。也只能一天到晚死守着咧。」之棣笑道。「嫂子客氣什麼。不過嫂子捨不得離開棣

華兄罷了。」夢萱紅着臉道。「有什麼捨不得。」我插嘴道。「之棣不用說笑話。伊並不是不捨得。因為家事要料理。分不開身。況且如今……」夢萱聽見我說着如今。便對我看了。一眼。意思是叫我不要說下去。偏偏之棣逼着問。「如今。唔。如今怎麼樣呢？」我道。「如今因為有了身孕。更不便出去了。」之棣笑道。「原來有紅蛋吃了。恭喜恭喜。」夢萱這時站起身來。紅着臉到房裏去了。

之棣道。「棣華兄。你想我如今添了這麼個累。究竟怎麼好呢？」我道。「如今木已成舟。有什麼法想。好在你們夫人是過受過教育的。又並沒有什麼不好之處。雖然在外面事情多。只要你能夠好好的和伊講。教伊對於家庭的事情。也要顧到些。你以至誠感動伊。伊還會不聽嗎。夫婦間第一要能夠諒解。各人以對方的心為心。不存絲毫機詐的心思。無論什麼事很坦白的做。那麼自然永遠沒有衝突。假使大家存着猜疑的心。一舉一動。都存着深心。步步的妄加猜測。於是隔膜一天天的厲害。終久

家庭間的幸福。便一天天的消滅。所以我勸你還是照我的話做。以至誠去感動伊。那麼不愁不能融洽。」之棣聽了我的話。倒也贊成。當晚談談說說。不覺時候已晚。他住了一宿。第二天早車便回去了。

兩個月之後。夢萱的身子一天天的沉重。在這驚喜的關頭。我將伊送到醫院裏去。伊進院的第二天的下午。看護婦打了電話來通知。說「伊已經生產了一個男孩子。大小平安。」於是我這一顆盪着的心。纔放了下來。

一星期後。夢萱回家了。伊雖然比較的清瘦些。可是精神却還不壞。那小孩雪白滾壯。看他的模樣兒。眼睛嘴都像我。鼻子和臉盤像伊。並且從他那小小的帶笑的頰兒上。給與我倆無窮的愉快和安慰。

夢萱決定自己領小孩。因為伊很不信任乳媽。伊說那些乳媽對於小孩太不關心。伊的親戚家會有個乳媽。因為貪睡將小孩子壓死。況且乳媽因為東家要倚賴伊哺乳小孩。伊便對於衣食起居樣樣的要求豐美。雖然主人家理當供給。可是遇到些刁黠的乳媽。便百般的和主人瞎纏。家庭中添出不少的是非。況且那些乳媽們。都是些粗蠢的人。什麼下流的話都說得出來。小孩子耳濡目染。便種下了不良的根子。因此伊不辭勞瘁。願意自己保育。

我們替小孩提了個名字。叫夢華。表明是我和夢萱的結晶。伊更規定了時間喂乳。照着氣候替他換衣服。不使他過于受寒受熱。所以小孩的體格。異常強壯。

我笑着和夢萱說。「人家說結婚的樂趣。到生了小孩之後。便要漸漸的消滅。這話可信不可信。我是沒有試驗過。你以為怎麼樣？」夢萱道。「你這個人未免過慮了。你放心。平常我怎樣對你。以後還是怎樣的對

你。決不會冷淡了你。至于生了小孩愛情冷淡的話。也未始沒有理由。因為那些不是愛的結合的夫婦們。在未生產以前。固然常時親近。似乎覺得親暱。一到懷了孕。大家便隔離了。那些野心的男子。經過了長期的孤獨生活。覺得不耐。便生出別種念頭。因此對於自己的妻子。顯得冷淡。有了這個罅隙。自然一天天的疏遠。女子因為丈夫對伊冷淡。自然等生了孩子。便將平常對丈夫的心。都移到小孩身上。所以這種事情。都是男子自取其咎。你說對不對呢？」我笑道。「你的嘴真利害。將過處都推在男子身上。」夢萱道。「男子本來不是好東西。」

平常我們家庭中祇有我倆。如今既然添了這位小主人。更添了不少的生氣。夢華這小孩。居然也會向人笑了。沒事的時候。我倆便圍在搖籃邊逗着他玩。夢萱更有時唱着那向來所不曾唱過的催眠詞。使他含笑地酣然入夢。到夕陽將下的時候。伊便推着睡車。和我在街邊樹陰下散步。我們從行人注目看着我們的時候。便猜想出他們一個個都抱着羨慕的心理。

這天我們接到之棣的信了。報告他最近的情況。他的信上寫着。

棣華兄

夢萱嫂 同鑒

自從上次暢談之後。使我得到了名貴的教訓。回家之後照着實行。居然奏了些功效。伊如今已不像從前那樣的一意孤行了。這是我不能不感謝你們的。

在前一個月裏。瑪麗生了個小孩。在他未出世之前。我抱着無窮的希望。可是等他一出世。却給與我不少的煩惱。終夜的哭聲。使我精神不能寧貼。家庭裏凌亂的情形。使我處處都看不入眼。

瑪麗如今雖然不出去。可是伊一天到晚在家忙著小孩。也不管別的事。形式上固然多了一個人。其實我仍舊不免感覺到寂寞和冷淡。因此我更羨慕你們的幸福。可不知你們的小孩出世之後。家庭中的情形如何？一定不致像我這樣的不快吧。

我以前因為羨慕人家而感受到痛苦了。從此之後我只願眼

殷格蘭之傑作 Sacramouche

美國名導演家殷格蘭之傑作 Sacramouche 出映於卡爾登戲院。

譯名曰爲國犧牲。實則原名乃一劇名。較譯名之籠統者爲勝。

劇之情節。爲法國革命故事。開幕之初。爲數貧民高呼曰。麵包。麵包。予吾人以麵包。Bread, bread, Givens bread. 祇寥寥數人數字。已將專制下國事凌亂。民不聊生之景况寫出。

馬勒爲一民黨之少年學生。而鍾情於愛倫者也。其描寫鍾情之原因。祇於馬車中出一方愛倫所遺之手帕而吻之。其描寫馬勒之深恨王黨。則以目擊其同學菲力爲賴禿侯爵以劍刺死。於是馬勒與侯爵間。民黨與王黨間。種種仇恨怨氣。遂乃牢結不解。觀者俱能了然矣。

馬勒爲官家懸緝甚急。化名X。投身劇班。以編演 Sacramouche 得名。爲班主之女克麗媚所愛悅。而侯爵觀劇。亦大賞克麗媚之姿色。此節之描寫極深刻。而極經濟。馬勒戲畢入後台。不見克麗媚。問之其父。亦不得端倪。而愛倫於散戲時。從車窗中瞥見克麗媚與侯爵並肩馳過。急以扇自障。時馬勒方憤憤坐後台。時鐘方鳴十二下也。既而侯爵復以車御克麗媚。送至戲館門首。珍重別去。克麗媚手整雲髮。徐步入內。馬勒觀其手指上燦然一巨鑽石戒指。心知伊爲貴族引誘。稍加致詰。克麗媚則大怒。

看着別人過愉快的日子。我再不敢羨慕了……

我剛看到這裏。夢萱道。「像他這樣的人。世上確是不少呀。」我笑道。「像我們這樣的人。世上確是不多呀。」夢萱笑着不響。只注視着懷裏的小夢華。夢華含着乳頭。兩個小眼兒望着我們兩個湊近了相傍着的臉兒。

(完)

一得

曰。吾安能捨却貴人而事汝無名之小丑哉。此等導演法。使侯爵之荒淫漁色。克麗媚之水性楊花。赫然畢露。而愛倫之於公爵。洞見真相。馬勒之於愛倫。舊情重溫。面面都能顧到。末幕馬勒護愛倫與其母出巴黎城。而城內亂民猶縱火焚殺。狂趨未息。絃外餘音。令人惕然於暴民革命之可畏。殆所謂不加論斷而褒貶自見者也。

復次就劇情論之。馬勒初不知其母即爲齊蘭斯夫人。更不料侯爵即爲其父。故自菲力被殺後。即視侯爵如仇讐。而侯爵亦復不知此少年即爲已子。直俟末幕。巴黎亂作。馬勒返轡欲救愛倫時。其義父始告以齊蘭斯夫人即爲其母。然猶未審其父之爲誰氏也。迨至既抵愛倫居。而侯爵自樓下見馬勒大怒。二人皆拔槍欲擊。齊蘭斯夫人乃攔而呼曰。此爾父也。勿得如此。於是二人皆駭然。而觀衆至是亦始恍然。千里來龍。至是始有結穴。而劇情至是亦告終矣。

復次以演員藝術論。魯易斯東飾侯爵。其驕矜之色。現於眉宇。而一親婦女。則涎垂三尺。胸前懸掛之眼鏡。袋中掏出之鼻烟盒。在在皆足表出其身分與性格。Ramon Novarro 飾馬勒。活狀出見義勇爲之少年。處處敢于冒險。而處處涉于冒昧。屢次倖免。本賴機會成功。愛麗絲素來飾愛

倫。深情脉脉，蘊而不露。其他如飾革命黨首領丹頓者。飾法王路易十四者。飾劇班主者。飾裁判長者。其面貌神情。莫不刻劃入微。使觀者恍遇古人。別饒趣味。

愚觀殷格蘭氏此作。欽佩之餘。竊以爲我國影片家有應注意者三。一曰經濟。能舉一見之。使人自能領會。有東鱗西爪。神龍隱現之妙。初不必畫全身也。二曰修理。巴黎城革命時之終夜騷亂。與夫市民運動時之羣衆

狂呼演說。此皆至難描狀之事。而是片中乃能舉重若輕。層次井然。此其接片之妙也。三曰細密。法蘭西十八世紀之假髮。貴族胸懸之眼鏡。鼻烟面頰之繪痣。擊劍術等等。皆熟考歷史而爲之者。絕非以意增加。藉博觀衆之歡迎者也。然而觀衆對此乃平添無限興趣。如讀史乘。如見古人。乃知影片雖小道。必由學問。而後始有可觀者焉。

中國影片新評

(六)誘婚

出品者明星影片公司

吾國影片界之尙在幼稚。無待諱言。然各公司之出品能比較上每次略有進步。則前途之希望固無窮也。惟近者各公司往往因急於出片之故。

不加選擇。倉猝攝製。覘其目的。無非欲以敏捷手段。攫取看客之資。及銷片之代價。由此而不變。則影片界之前途。實未可樂觀也。

「誘婚」爲明星公司最近之出品。然其成績非惟不及「採茶女」。不及

誘婚中之三幕



席頌堅珠串誘雲英



山主向衆聲訴高罪



史斐成高雲英溪邊垂釣

「人心」且並不及「孤兒救祖記」與「苦兒弱女」

其劇本之構造。有一最大之矛盾。即描寫官吏賣礦。而又以官力裁制賣礦之官吏是也。席頌堅之礦務會辦。官也。即有運動之痕迹。破露。私引外股之證據發現。要非地方官廳所能解決之事。亦決無即行逮捕之理。其次。華西既曰僻地。而高女之時髦過於上海。地方常有其他官廳。而會辦往來不出於自治會之人物以外。亦所謂掛一漏萬。疎忽未免太甚。至其鋪叙方法。重規疊矩。同一宅中下棋至四次。同一會所開會至五次。但見退思艸堂各人出入頻仍。所謂記帳式之描寫是也。更毫無意味。高澤民以退隱之官吏。而內眷不避生客。席頌堅以會辦身分。忽單邀一

日本戲劇女明星來滬記

十一月二日。吾友一輩。偕余宴日本名女優瀨川鶴子三條德美於美麗

日本電影明星之



瀨川鶴子女士

川。每日新聞村田君所介紹也。

瀨川爲日本電影界明星。年約二十以來。姿容曼妙。明艷照人。自云。東京

國聞週報

紳士家小姐共同遊湖。此皆絕無僅有之事。而我國社會中所不常經見者也。至若愛富嫌貧。墜樓逃走。更爲彈詞小說中之舊套。以此爲全劇之最高點。無乃貽笑大方。

愚以爲現時影戲情節。以不涉政治爲妙。蓋今演員與導演員及劇本著作家。對於政治問題。微特欠研究。且並其形式而未能洞見。隨意爲之。其謬誤可笑處。遂至不免。「大義滅親」後。此爲第二次矣。此片之結構。有類於宣講團之新劇。簡單明顯。而淺薄殊甚。映於風氣未開之內地。或可受一部分人之歡迎。通都巨埠。殊難博得好評。甚望後此勿再有類此之影片出現。以免重爲中國影片名譽上之累也。

馬二先生

人。曾服務於東京活動寫真社。去歲遭大地震。失業。今來華。擬加入上海

日本東京舞台名女優



三條德美女士

中國電影界。

三條年稍長。約三十許。長眉秀目。談笑風生。嫻英語。自云。長於舞台劇。今

來華。亦將服務於電影界。是夕與宴者。爲明星影片公司任矜蘋君。百合影片公司管海峯君。青年會教授洪深君。神州日報余大雄君。餐罷。任君以汽車迎村田及二女士。

等一行。赴夏令配克戲院。觀明星公司新出之誘婚影片。戲畢。村田君與余訂於星期四日。偕二女士赴明星及百合兩公司參觀。藉與中國電影界之人物把晤焉。

慈禧秘紀 (續)

珍妃墮井

佛爺與珍妃(德宗帝之西宮也)最爲不睦。帝因佛爺不喜之故。亦不敢幸西宮。宮中前輩述云。庚子之變。兩宮西幸。佛爺臨行時。對宮監曰。還有那個禍根。須先除治了他。我出京西去。方始放心。所謂禍根者。即指珍妃言也。言時。遂令宮監至珍妃宮。喚之出曰。佛爺喚妃子。請妃子速去。珍妃聞言曰。平夙不聞召喚。當此戎馬倉皇之際。而召我。此實有異事。雖然。舍生取義。此我之夙志也。遂與內監行至某宮。則慈禧與諸太監均在。慈禧亦不發一言。但顧崔回事(宮中內監官名)曰。此事汝與我了之。崔不得已。謂珍妃曰。聖旨不可違。妃子從我來。行至某院井邊。崔曰。妃子死後莫怨我。妃子閉目可也。言時。遂力推珍妃入井中。佛爺尾視之曰。速覆井蓋。壓以巨石。視畢。遂乘車出禁城。其後辛丑。兩宮回宮。佛爺命人啓井。覓尸入井者。見珍妃之顏色如生。而身不腐。且半立水面。異之。佛爺命人縋繩而牽之。髮盡掀起。尸不上。後用筐舁出井中。由是附近宮內。異狀百出。內監宮女往往被珍妃之鬼揶揄。內監宮女均不敢近之。厥後。內監宮女遂呼曰。冤有頭。債有主。汝慎勿再尋我等。某日鬼附某宮女曰。我無辜墮井。豈不知害我者爲老賊與崔賊二人。但我復仇之期未至。彼陽氣方旺。大限未至。我此時亦無能爲。汝等拭目俟之可也。其後怪異漸絕。至佛爺臨崩之前一二日。輒自語曰。汝令崔某揪妾入井。今日我來索命云云。宮

監等聞之。莫不髮豎。據言其語時聲音。酷類珍妃之音吐云。

慈禧夢中囑語

佛爺平素神氣清靜。夜間向無夢囑。余同儕雪琴瓊芳諸人云。光緒三十一年冬日某夜。佛爺偶在熟睡中。忽作囑語。如與人問答。如有所辯論。執夜之宮女。皆甚恐懼。以爲異事。佛爺之囑語初曰。王子案已訴清否。又洪秀全之劫。應受災難者。計一千一百萬人。無辜悞殺傷者。計有三千萬人。又久之曰。你作孽亦不少。不應歸罪於我。我生平暴殄天物。已一億八千萬。罪無可逭。汝一生枉殺善良。亦有七八萬人之多。尙何所逃避。又曰。他之死自有道。不能責我枉法。頤和園萬壽。我用去九百萬。並如軍國開銷正款。似不能列入。又曰。龍種是龍。狐種是狐。又曰。我之大限已至。汝輩不必紛爭。將來我自有辯論之法。我亦知罪。汝等勿得嘵嘵。好在此事王子也有知道者。又久之曰。社稷之事託之奕劻。亦是無法。崇禎謂清朝偷竊大位。現已將滿限。此事有他們作主張。語時亦已四更。其後尙有多語。聲音細小不能辨。亦不能記憶。次晨佛爺興後。一如平日。並無異態。似亦不自憶其夢中曾作何語者。然宮人私相傳述。均以爲不祥。知佛爺或不久於人世矣。

戲期

宮中演戲。在外班未入宮之前。演劇者爲南府。南府者內監之嫻於歌唱

者所組合之內廷戲班也。最初入宮演劇者爲寶勝和班。南府附設一昇平署。爲招待外班伶人之地。其事權實直隸於南府總管。內務府掌儀司則不過爲接待帶領入內之機關。凡戲班及諸會。均由掌儀司帶領入禁城。交至南府。由南府帶領入宮演唱。其退時亦由南府帶交掌儀司。然後由掌儀司帶出禁城。此常例也。至佛爺時演戲日期。據宮中傳述。每月有官戲數日。由初一至初五日。五日爲期。正月及萬壽月。則由初一唱至十五日。半月爲期。此外年節慶賀及臨時召喚。則亦每月一二次。日期短長不定。戲期中之遇忌辰者。則必停演。此戲期之概略也。其次則戲規。戲規者。看戲之規矩也。看戲之規矩。佛爺看戲。則在高處臨下而觀之。其餘皇帝皇后妃嬪及王公福晉。則或在佛爺之後侍立而觀之。或在廂房憑窗而觀之。故冬日猶可照常傳戲觀之也。

戲禁

宮中演戲。忌諱特多。就余所知者。其不准演唱之戲。如二進宮、大保國、打龍袍、斬黃袍、鎖五龍、受禪台等劇。皆不准演之。蓋凡不利於帝王及篡逆之事。皆在禁止之例。故所禁者實不止此數齣。上所舉者聊見一斑耳。

三海之溜冰隊

京師有所謂溜冰鞋者。冬日冰上遊戲之一種運動也。泰西諸國近亦流行之。如瑞典諸國。且以之名聞於世。其製式世人略知之。茲不俱贅。在前清之世。京中浮浪少年。溜行護城各濠及御河諸湖水之上。以爲賭賽游戲。佛爺幼時亦喜觀之。入宮後當權。乃令內府選宗室覺羅八旗子弟少年輕捷者百數十人。編爲冰鞋隊。每年冬季訂期入宮演之。此種冰鞋隊。皆在外間演習之。其演習之法。係令每人溜冰時。雙手翕張。作飛狀。手上各執紅燈一枚。溜冰時。或伏或仰。或側或橫。或單舉。或側彎。備有種種姿

勢。演習既熟。乃令入隊。爲共同之演習。其俯仰左右前後之移動。皆能一律。不成參差。佛爺喜於夜間使之在冰上結隊演習。其雙手所持燈。俱皆燃燭。嚴冬或春正元宵節。輒召入。佛爺端坐暖閣之中。撫窗而望。冰鞋隊乃在三海冰上演習。闇夜紅燈往來。但見黑暗紅燈點點。倏然飛舞如珠之走盤。如星之隱現。長之則聯貫如龍。聚之則重疊如錦。亦奇觀也。此種冰鞋隊係以時召見。並無常餉。其制度比之什不閑秧歌少林棍云。

哭癭公二首

(釋戡)

狂歌燕市老詞仙。鎮日過從修廿年。溫飽不謀

陳正字。飄零誰惜柳屯田。自憐臥病連三月。

乍起驚聞已九泉。唐寺丁香如雪處。花時重到

一潸然。(君好游法源寺有法源寺看丁香詩及

與余同游諸作皆極自喜今乃殯於此也)

吳越燕遼正苦兵。橫流滄海獨騎鯨。所哀泉路

交期盡。誰識平生生意氣橫。(小李將軍意氣橫

君贈余詩也自謂橫字極有神)半世才名餘斷稿

。長年心力付新聲。二難三絕聞天下。同叙銘

幽倍愴兄。

●菊部雜談

(羅癭公先生遺著)

時慧寶書學六朝。師魏匏公。朱素雲書學黃山谷。師王可莊。嘗見素雲齋四中屏。一爲張季直書。一爲鄭蘇堪。一爲王可莊。其時皆殿體書也。秦五九學書譜。尤爲難能。瑤卿花卉殊明麗。蕙芳妙香皆能作花卉。璧雲山水略師戴文節。並可觀也。素雲之婦。花卉甚工。曾畫一筆貽瑤卿。余見而愛之。瑤卿乃轉以贈余。

鳳卿之學汪桂芬。獨硃砂痣爲桂芬所親授。其倫貴私淑者也。當時鳳卿名不甚顯。端午橋賞譽之。名乃漸起。壬寅間。有小桂芬者，童伶也。唱工甚佳。有名津滬間。及倒嗓不能回復。貫大元當童伶時亦有盛名。倒嗓回復後。已無餘味矣。

劉鴻昇嗓音之高亮。一時無兩。然恃其喉音不求韵味。故不足悅耳。鴻昇無子，夫妻二人。極儉樸。惟建大宅於護國寺街。費金四萬餘。聞其畫壁作聊齋等圖，亦費萬餘。亦奇聞也。鴻昇本演黑頭。常與老譚爲配。後改鬚生。今堂會偶演探陰山御果園。一時無與爲比。鴻昇戲謂早知花臉尙有噉飯處。吾可不必改習矣。然苟不改。則無現在之地位。花臉堂會得金。最多不過二三十元而已。

前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北京政變後之時局

一下 二行

十日三十

十月三十日

二下 七行

段君

段君

二下 十五行

段意調停

段意調停

北京改變記

二下 八行

而能決政局

而解決政局

四上 廿行

停職表示

停職表示

美國之大總統選舉

一上 十五行

目是熱心

自是熱心

一下 六行

主次年

至次年

二上 廿一行

競爭

競爭

二下 一行

波士頓

波士頓

二下 一行

遂口資本家

遂受資本家

西南健將之態克武

一上 七行

熊知命

熊知革命

一上 十行

熊則美國

熊則(美國刪)

一下 一行

存江安之役

有江安之役

一下 四行

坐

堅

二下 一行

軍府所解

軍府瓦解

二下 一行

自願率部

自願率部

中華皮鞋有限公司

發行所 南京路拋球場



雨天皮鞋
包不漏水
每雙定價
六元五角